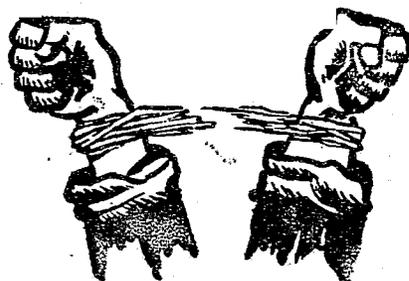


# 時代剝選

集 四



---

時代剝選

---

MG  
I234.6  
205

時 代 劇 選

時 代 劇 社 編

時 代 劇 社 叢 刊

1 9 3 8

時 代 劇 社 出 版



3 1774 7165 7

# 漫談戲劇運動 (代序)

錢莖講  
黑白記

## 一 戲劇運動是甚麼

首先，我們要明白戲劇是什麼？

一般人以為戲劇是娛樂，也有以為是宣傳。其實，戲劇不單是娛樂，也不單是宣傳，它是透過了娛樂的形式而從事於宣傳的。假使它沒有宣傳，而只有娛樂，觀眾們看過之後，什麼印象都沒有，什麼意思都沒有。假使它沒有娛樂，而只有宣傳，那末觀眾們一定感覺到太苦燥，太乏味，而沒有興趣。

在蘇聯，用戲劇來宣傳反法西斯，宣傳反帝國主義，收效很大。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戲劇不但能使一切勞動者減少疲勞，振作精神；同時更予人從以宣傳。我們又可以說，戲劇的產生，在配合人們勞動後之需要。

從戲劇的發展史上看來，它一直是跟着各種社會的經濟而反映出社會的一切，同時有改造社會推進社會的作用。如在抗戰未爆發以前，國內已有抗戰的劇本出現，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產生了戲劇運動，戲劇運動乃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戲劇活動，在中國它一般的任務在推進大眾教育，它的一般的目的在反帝反封建。目前在中國，它的任務是反口反漢奸，它的目的在推進抗戰，爭取抗戰的勝利。

## 二 戲劇的三種特殊性

(一) 戲劇是綜合的藝術。它把各種藝術（如歌唱、舞蹈以及其他等等）融會在一起了。這種綜合不是混合的，而是化合的。

(二) 戲劇是集體的藝術。它不單是需要編、排、演，而且還需要有許多人員來看。從編劇者而導演而演員而職員而觀眾，它就需要許多的人。這就是與其各種藝術

術不同之點。它不但是文化運動而且是戲劇運動。它不但是藝術的工作而且是組織的工作。

(三) 戲劇是行動的藝術。它不但有活生生的行動，現實的行動，而且還有組織的行動，文藝能組織讀者們的感情與思想。譬如有一羣人看了同樣一部的小說，就發生了一致的情感與思想；換言之，這一羣人的情感與思想已被組織起來了。戲劇呢？它不但組織了觀衆們的感情與思想，而且還組織了觀衆們的行動。如去年「放下了你的鞭子」在傷兵醫院和難民收容所裏演出時，有許多傷兵和難民爲劇本所感動，而紛紛的拋錢到台上，也有許多觀衆看了別的動人的劇本而高呼口號。甚至有結隊遊行的。

因爲戲劇有了這三種特殊性，所以戲劇運動的效力就特別的宏大了。

### 三 戲劇運動者怎樣從事戲劇工作

在事務上不論，現在姑且從技術上而論。

(一) 編制 一個戲劇運動者對於編劇必須有一個「主題」。主題就是劇本的

中心思想，劇本又是演出的根據。一個劇本的主題應由編者授與，演員由演員授與觀衆，而由觀衆接受了。否則，劇本沒有主題，觀衆們看了就完了沒有印象，沒有意思，這樣抹殺了戲劇的目的和任務。而且劇本不但要有主題，而主題應有積極性。如「雷雨」的主題在暴落封建制度下的家庭的變酷和沒落，這就提高了觀衆們反封建的感情，增強了觀衆們反封建的行動，但是有一點要注意，主題不要是煽動的，而是要改進的。

(二) 導演 把劇本搬上舞台，導演的責任可就重大了。他必須深切的理劇本的主題，把握住主題，利用技術發揮主題，有時在必要時，他應該劇本的缺陷和修正劇本的主題。

(三) 演員 每一個演員對於劇本的主題，也應加以深切的理解，然後根據劇本的主題，分飾角色，發展技術。

(四) 舞台佈景燈光及化妝 舞台上的佈景燈光及化妝不單是好看，同時，配得適當的話，就足夠加強劇本的主題。

# 目次

遊擊隊的開始 .....	張 客
榮譽大隊 .....	趙明   呂復
寡婦院 .....	錢 堃
淪亡以後(街頭劇) .....	光未然
打日本(街頭兒童劇) .....	張季純
血洒晴空 .....	尤 競

# 游擊隊的開始

時間：晚上。

地點：被日本佔據的一個鄉村。

人物：劉老關（劉）

老媽媽（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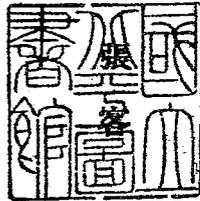
趙元勝（趙）

趙大嫂（嫂）

小珠子（小）

陳先生（陳）

壯農——張善發（張）



王有才(玉)

李德明(李)

其他——農人(某)

日兵——甲、乙、丙。

景：一座鄉下茶館。

幕起時：小珠子就不斷瘋狂的號叫，像見了鬼一樣地——「鬼子來了！媽媽！鬼子來了啊！他是病了的。」

趙大嫂：小珠子媽媽，三十多歲消瘦的婦人，焦急的哄着她的孩子。

劉老關，他害着肺癆病症，不住的咳嗽，有時被孩子的哭叫打動，又不住的搖頭嘆氣。他在爐灶邊工作着。

在小珠子的號叫和劉老關的咳嗽聲裏，這座茶館顯得十分淒涼。好久。

嫂：喔……喔……珠子別鬧了，爸爸就來的，爸爸馬上就來呀！(她來回的返復着這些

話語，幾次之後，她輕聲轉問劉老闊。劉老闊，劉老闊，他——元勝怎麼還不來呀？再不來這孩子可就……你看這孩子發燒，燒得多厲害啊！

劉：再待一會兒，元勝他準會來的。

娘：再不來，這孩子就……哎，這孩子竟被鬼子嚇得這個樣子，他不是瘋了嗎！

劉：唉，沒被鬼子殺死，總算萬幸呢……王老五的小姑娘死的多慘慘啊！

小：媽媽，鬼子來了，鬼子來了啊！

嫂：哦，珠子媽的小珠子啊，別怕，別怕，有媽媽跟劉老伯伯在這裏，別怕啊！

劉：唉，從鬼子一來，世界就變了樣，現在簡直不成個世界了，唉，就連我……（咳嗽）

嫂：日本鬼子真是斷子絕孫的，他們就不把我們當人看哪，你可聽說，明天他們又要挨門挨戶拉人去扛子彈呀？

劉：聽說過了，我還聽說這次是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扛哪，哎，我也得去……（咳嗽）

嫂：聽說，家裏沒有男人的，要拉我們女人去，我……我去是可以去的，可是我們的小珠

子……

小：

媽媽，別去，媽媽別去啊，別給鬼子扛子彈去，鬼子會打媽媽的媽……

劉：

給他一點水喝吧。（走到竈邊，看水壺。）唉，水還沒有燒開，你先把珠子送屋裏躲一

會兒吧。

嫂：

不必了，裏屋黑，珠子怕黑，哎，元勝還不來，哎，明天我若是被鬼子拉去扛子彈，我們的

孩子可怎麼辦呢……

小：

媽媽，爸爸，鬼子，日本鬼子！（哭）

嫂：

……寶貝啊，媽媽的心啊，別哭呀，別鬧呀，爸爸就來了，爸爸給寶貝買個大飛機，寶貝

長大了好開飛機——轟——打鬼子啊！

小：

打鬼子！打鬼子！媽媽……媽……

劉：

劉老闆，你看這孩子昏天倒地怕要

不要緊，你別着急，元勝在那個地方我不知道，若是知道，我就自己去找了，我是託隔

壁老媽媽去找的，老媽媽辦事是不會錯的。

嫂： 隔壁老媽媽……

劉： 唔，我是託隔壁孫小福的媽媽——那位孫奶奶現在我們叫她——老媽媽。

嫂： 哎呀，叫她那麼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到那兒去找元勝呀？

劉： 元勝那個地方只有老媽媽知道的，哼，你可別看她六十多歲，說起來比我還大十來歲呢，可是他的身子結實，能辦事情，不像我竟……（咳嗽）

嫂： （看他太吃力了，過去想扶他。）坐在這裏歇一下吧。（預備把坐位遞給他，但小珠子又鬧了。）

劉： 你別管我，你還是哄小珠子不要哭吧，哭得響了，叫鬼子聽見，可不大好，哎這年頭連孩子哭都不行啊！

嫂： 哦……寶貝可別哭了……別哭……

劉： 哎，我的身子也越來越糟，離着死沒多遠了……（咳嗽）先本是一點小咳嗽，可是

嫂：鬼子一來，把我拉去扛子彈，就厲害了……（咳嗽）  
怕是身子裏邊受了震動吧？

劉：誰說不是呢，這是硬傷啊，一時好不了的，再加成天看着日本鬼子在我們村裏殺的殺，搶的搶，燒的燒，糟塌的糟塌，心裏就更……（咳嗽）哦，明天又得去扛子彈（咳嗽）

嫂：你別難過吧，好好的保養身子要緊啊！

劉：唉，日本鬼子鬧得這麼天翻地覆，怎麼能不難過呢！

嫂：只指望我們有個翻身的好日子就好啦！

劉：咳！那要等什麼時候啊！能救我們跳出火坑就只靠陳先生和元勝他們這幫年青小夥了，我這個沒兒沒女的老絕戶算完了……

嫂：陳先生和元勝他們……

劉：對了，要靠他們了，怎麼，你還不知道元勝跟着陳先生他們在幹嗎……（咳嗽）

嫂：元勝跟着陳先生他們在幹些什麼啊？陳先生是誰啊？

劉：就是先前日本鬼子沒來的時候，那些下鄉來宣傳的學生們當中的陳先生啊……

嫂：就是後來別個學生都走了，只留下的那位跟孫小福頂要好的陳先生嗎？

劉：對了，就是那位陳先生。

嫂：陳先生他們到底是在幹些什麼呢？孫小福不是被日本鬼子殺了嗎？

劉：就是因為孫小福被鬼子殺死了，老媽媽也去跟着他們一塊幹了！可是幹些什麼，我就不大清楚，據老媽媽說，他們是在幹我們的活……你還……（咳嗽）……還是等

元勝回來，去問他吧。我……我……（咳嗽）

嫂：怎麼，元勝早不告訴我呢，我倒一點都不知道。他離開家的時候，就祇說「我走了，孩子，你多費心，萬一有什麼難事，就請劉老闖幫幫忙。」他就說了這幾句話，別的一個字也沒提起，問他，也不說。

劉：就連我也不大清楚，倒是有一天老媽媽告訴我的。

嫂：怎麼老媽媽都知道這些事情呢？

（老媽媽忽然推開進來，進來她先把門關好）

老：真該死，她（指趙大嫂）在這裏，就連門都不關，鬼子來了，那不是又糟塌一個嗎？

（向劉老圍）你真是老不死！

劉：咳，咳，人是越老越糊塗，竟忘了關門，是該死，該死（咳嗽）好，你可來了，先歇歇，元勝呢？

嫂：孫奶奶哦……老媽媽先坐下歇一會吧，真是難為你啦，這麼大年紀。

老：（像是沒聽見他們的話，一直走向爐灶去）用不着歇一會兒，給我點水喝就行了。

劉：啊呀，真是儘口說話，却忘記燒的水了。（急跑至爐邊要提水壺看，但老媽媽卻先他提起來，不管冷熱的喝上了。）

嫂：老媽媽，慢點啊，別燙了舌頭呀！

劉：老媽媽，那不行呀！小心呀！（要去阻止，但又不敢，又咳嗽。）

老：（喝完，走到趙大嫂身邊——）小珠子病好了沒有，元勝等一會兒就跟陳先生一

起來。

劉 那孩子剛不鬧了，咳，被鬼子嚇得像掉了魂似的，怎麼，陳先生也來嗎？

老 （不理他的問話）你們剛纔說老媽媽什麼壞話呀？

嫂 剛纔唔……唔……

劉 剛纔說你都知道……（咳嗽）

嫂 哦，剛纔呀，剛纔是我問劉老闆，怎麼老媽媽您會知道陳先生他們在幹救我們的  
事，我怎麼知道，哼，我纔知道呢，我只知道陳先生是個活菩薩，是救我們跳出地獄的  
神仙，我要想給我那個被萬惡的日本鬼子殺死的兒子報仇，我就聽陳先生的話，跟着  
他幹爲了我的兒……小福……（他像連珠炮似的一氣說了這許多，但覺提到她  
的兒子時，她的音調有些顫動了。）

嫂 （同情地）老媽媽！您千萬不要傷心啊，別急壞了身子。

老 傷心，要傷心我早死了，這會活到今天，傷心有個屁用！我的兒子被鬼子殺了，說是

我哭上一百天，一萬天，鬼子一點也不怎麼着啊，還不是照樣殺我們老百姓。昨天周大嫂和王爲玉的姑娘，還不是一樣被鬼子糟塌了，你（向劉老闆，劉老闆咳嗽。）你咳嗽這麼厲害，鬼子還不是照樣叫你去扛子彈說，哼，不定早晚給你一槍。

劉 對，媽媽說的對，說的有理，有理……（咳嗽）

老 當然對，當然有理，用得着你說，這都是陳先生對我說過的話。

姨 陳先生的話……

老 怎麼不對？

姨 （含笑）不，我是說陳先生說的話有理。

老 （她似乎像在宣傳。）現在我們被日本鬼子害死的人有多少啊，被搶去的土地有多少啊，若是那些被殺被搶的家裏人，都把傷心變成拚命，都跟着陳先生他們幹，那若打不跑日本鬼子纔怪呢！……陳先生就這麼說過……再給我喝兩口水。（她要去拿水壺，但劉老闆却極快的遞給她，可是怎麼一來不小心，水壺落了地，驚動了小

珠子小珠子又哭叫起來，聲調極難聽。

嫂（更焦急了）……寶貝……怎麼元勝還不來呢？

老 唔，我與劉老圃對我說的話，統統告訴元勝跟陳先生了，元勝就來的，陳先生還說就趁着今天晚上在這茶館把張善發、王有才、李德明他們都找來，大家想想法子，不是明天鬼子又要拉人去扛子彈嗎，這次我們不能去了，我們不能永遠受着鬼子的欺侮啊！

劉 可是，可是有什麼法子呢……

老 有什麼法子？難道你就受着鬼子欺侮一輩子嗎？明天還要拉你去打仗哪！上前線當炮灰去！

劉嫂（同時）拉去打仗到那兒去打仗呀？

老 我不大知道，陳先生等一會兒來你們去問他吧，唔，我得馬上找張善發他們去，他們來了，你別讓他們走開啊，（說着就要去，隨手又喝了一口茶，但到門邊，她忽又停下，

對趙大嫂，你在這裏……多小心，碰上鬼子可不好，來，關上門。（她去了）

嫂 唔……

劉 對了！老媽媽的話，倒提醒了我，我想你還是趕快躲開吧，回頭若是有鬼子來搜查，那可糟了，鬼子是沒人道的，一見了你們女人就……（咳嗽）

嫂 元勝快些來就好了！……剛纔老媽媽說要拉我們去當砲灰，去打仗，到那兒去打仗？

若是我們叫鬼子拉去打仗，那可……

劉 大概怕是像東三省的老百姓似的，被鬼子拉到火線上去打我們中國軍隊的。

嫂 呀……那可怎麼得了啊……那那！（這時候小珠子又被驚動，哭叫起來）……寶

貝呀……（說着用手去撫摩孩子的頭，大驚）啊！這孩子怕不要燒死嗎！腦袋像火

爐子一樣，咳，孩子啊！你的命多苦呀！你怎麼來這個世界上受罪呢……

（外邊忽有打門聲音，劉嫂等大驚，小珠子更怕的厲害。）

劉 別怕是鬼子來了……

嫂 呀……呀！

小 鬼子媽……我怕……我怕呀！媽媽……（忽然瘋狂一樣地掙脫趙大嫂的懷抱，在屋裏躲藏。）

劉 不要慌不要……你你先把珠子帶到裏屋去躲一下。（推趙大嫂與小珠子去裏屋，然後他們開門。進來的是張善發等一夥青年農人。）

張 （焦急地）快，快，劉老闆，後面有鬼子，又是按家搜查，有幾個鬼子向我們追過來了……（向大家）我們趕快躲起來，唔，先從窗戶跳出去，蹲在窗底下，快！（說着就命令所有的人跳出窗外，祇劉老闆急去裝做泡茶，空氣十分緊張，稍停，外有日兵的叱罵聲。）

甲 （在外）快，快快的，在這裏！（稍停即與日兵乙持槍出現門前，然後走進來在屋內四處尋視，日兵甲曾向裏屋張望多時，但未發現什麼。）

乙 喂，八哥野鹿。有人跑進來的沒有。

劉 一哦？（咳嗽）

甲 八哥野鹿有的？（仍尋視，最後移到窗戶那兒）

劉 （大急，但不知道從那兒來了這點聰明）沒有的，哪！這裏有茶，好喝呀（學日兵腔）喝茶的有（作個喝茶的樣子）喝茶有！

甲 （也正想喝茶了）好茶好喝的。

劉 好，好喝的。（說着倒茶給日兵甲，甲即持杯大喝，但水熱，燙了舌頭，大怒摔杯）

甲 八哥野鹿，支那人統統不好。（說着就動手，但日兵乙見狀却大笑，止住甲）

乙 中國人要去扛子彈，不要打死。（向劉）喂，老頭子你的女人有？

劉 （大驚）啊！沒……沒有……（咳嗽）

甲 沒有……沒有打死你的……（逼問劉老頭）女人有！

（這時候，外邊有日兵丙的叱罵聲，隨即押着一個老商人上，先一把推進老商人，他自己聽到了「女人」，忘形地笑了，向甲、乙）

丙 女人，在那裏有？

甲 （仍逼劉老闖）女人，有的有？

劉 真……沒……沒有（咳嗽）

丙 （見劉老闖咳嗽，大怒。）八哥野鹿（一脚就踢倒劉老闖，這又驚動了裏屋的小蓬子，哭起來。）

甲 （聽見聲音是由裏屋出來的）有人女……（說着即持槍走向裏屋）

劉 沒，沒有……（驚急地攔阻，但被日兵拖開）

商 哪……女人我有的……我們去找，好（但也被日兵甲拖開，於是甲即直闖進裏屋去，隨着裏屋有翻箱倒篋的聲響，稍停，復有趙大嫂母女的哭叫，和甲的叱罵，噱笑，外邊的乙，丙也隨即到裏屋門邊張望。這時候，進門處有三數壯農出現，領首的是趙元勝，他氣憤的想衝進來，但被其他壯農阻止，並立即避去）

甲 （忽然嘻笑地伸出頭來）女人，哈哈……

乙 丙 女人好——（說着就想進裏屋）

甲 （阻止）對的，中國女人——（他笑嘻嘻縮進頭去，但忽又伸出來。）喂，你們等在

這裏等！（說完縮進去）

（日兵乙丙互視一眼，有點不大高興，兩人商量一下，打算衝進去，剛衝到門邊，裏邊小珠子的一聲淒厲的號叫，嚇止了他倆，他倆不由的怔了一下。當再想衝進時，小珠子忽然瘋狂的跑出來，趙大嫂也在後邊追出來，但趙大嫂被日兵甲拉着——拚命地拉地向裏屋去，趙大嫂又拉着小珠子，她們母女死命的號叫，日兵乙丙却死命地笑，這時候門外的趙元勝又想衝進來，他已經憤怒得無法再忍耐，但仍被其他壯農阻止。其後趙大嫂和小珠子都被甲拉到裏屋去——小珠子更淒厲的號叫稍停，有一下沉重的聲音，接着是趙大嫂極尖銳的慘叫，接着是小珠子的屍體被擲出來。然後靜。

在外邊，老商人和劉老闆都想去抱那個小生物，但被乙丙阻止，稍停，遠處有日兵集

隊的哨子叫，乙丙急招呼甲匆匆奔下。

日兵去後，張善發等懷着不可按捺的憤怒，站在窗前怒視着老商人，接着跳進來，咬牙切齒的走到老商人面前。

張 (一把抓着了老商人，不容分說的對着大家) 他是漢奸！打死他！

衆 打死他，打死漢奸！(說着就要打，但趙元勝急忙跑進來。)

趙 別打，大家先別動手！(這時候老媽媽又帶着王有才，李德明他們進來，一走進就笑嘻嘻的走到老商人面前去。)

老 陳先生，我沒耽誤事情吧！

商 沒有，媽媽，你沒……他去了化裝，是個沈毅果敢的青年啊，衆人大驚。)

衆 啊！你原來是陳先生……

老 (他聽到陳先生他說沒誤事，她十分得意的望着四周的人，但見到四周人的神色却十分詫異，急向陳) 陳先生……出了什麼事？

陳 (指着趙元勝懷抱的小珠子的屍體) 趙大嫂的孩子又被鬼子殺死了，趙大嫂也……

老 啊! (去看小珠子的屍體，好一會兒，她咬着牙) 哼，萬惡的日本鬼子，你等着瞧吧!

(這時候，裏屋的趙大嫂 她先是呻吟的……痛哭起來)

嫂 寶貝呀……珠子呀……媽媽的小珠 呀……你先別走呀……等等媽媽跟你一

道去吧……媽媽也沒臉面見人了，也跟你一道死去吧……

(趙元勝和屋外人聽到這慘痛的哭聲，各人的心均如刀割，他含着淚慢慢的把小珠子的屍體放下，沈重的走向裏屋去，他的整個身子充滿了憤怒。他走進去後，外邊相當寂靜一些時)

王 唉，又是一條性命……

李 媽的，又是一條性命！難道我們一輩子就這樣下去嗎！

陳 (向大家) 請大家都坐下來，(向呆視着小珠子屍體的老媽媽) 媽媽，現在請你

坐在門外，看見日本鬼子一來，就作信號給我在裏屋跟一家談談。

老

好，（說着站起來，然後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一件，把小珠子蓋上。）你們聽我的招呼好了，鬼子一來，我就打招呼給你們啊！（他匆匆走出走。）

陳

（他隨着老媽媽先把門關好，隨後走回來。）好，人來齊了，讓我們大家談談吧。今天晚上我把大家都請來，就是要跟大家商量商量明天鬼子又要拉我們去扛子彈的事。聽說，這次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是一個很祕密的地方。我想，這事情要大家多商量一下。因為我們受了日本強盜這麼久的欺侮，已經使我們不能再活下去了。如今又要我們離開家鄉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而且，我敢說，到那個地方去的危險，一定很大的。因為在東三省曾經有過好多，好多日本強盜屠殺扛子彈的農民的事，所以，我怕這次大家也要遭同樣的慘殺，就不得不先跟大家商量一下。假使大家願意就這麼被日本鬼子弄死呢，自然是用不着說什麼，但是我敢說，大家之中——真是一個中國人就沒有一個甘心情願被日本鬼子殺害的，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想起來

跟日本鬼子拚的！

李 對，我們要跟日本鬼子拚！

張 李德明你別儘這麼上火好吧，跟鬼子拚，那不能儘靠說話呀！要儘靠着一張嘴，媽的，明天鬼子來拉我，我說不去就行嗎？

王 哼，不去，不去死的更快！

陳 那麼，難道就只這麼活下去嗎？聽說，明天不單拉我們去扛子彈，還要像東三省的老百姓似的被鬼子拉上火線去打我們中國人哪。哪事情，難道我們也不反抗嗎？

劉 這事情可不能替鬼子幹，我們不能去的。

王 不去，哼，話說得那麼漂亮，

張 媽的，日本鬼子把我們弄到這個地獄裏，難道就是命裏註定的嗎？

陳 不是的，那絕不是命，我們現在所以過着這種不是人的日子，連牛馬都不如的日子，就是因為我們的土地被日本強盜搶去了，我們沒有自由了。

李 媽的，把我們的土地搶回來！

劉 對，我們不能一輩子就這麼下去！

陳 是的，把我們的土地搶回來，我們不能一輩子這麼下去，這樣的鬼日子，我們不能再過了。請大家想一想，我們幾千年祖宗給留下的土地，房產，都被日本鬼子任意的搶了，燒了，我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耕種來的五穀大豆高粱都被鬼子搶去喂牲口，還有……

李 鬼子把我們靠着雞蛋賣錢過日子的雞都給殺光了。

陳 這還不算，大家再想想看，我們被鬼子殺害的同胞，父母子女，妻兒老小該有多少啊！大家就看看剛纔的這一條性命吧！（說着指示小珠子的屍體，隨手抱起來，給大家看。）請大家想想看，我們的母親生下我們來，要流多少血啊！要受盡多少苦纔能把我們養大成人啊！可是，鬼子却不把我們當人看待，隨便的屠殺強姦，使用，難道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不是跟日本鬼子一樣的是人，爲什麼鬼子來欺侮我們？我們不敢

跟他們反抗呢？大家要知道，日本鬼子是想滅亡中國的，它是想殺光中國人的，這個小弟弟是死了，可是你呢？（向張善發）你敢說你不曾像他一樣嗎？你呢？（向王）你呢？（向李）

李（他已經氣憤得在拍桌。）我要跟鬼子拚……

嫂 我要……我……（瘋狂的從裏屋破頭散髮的衝出來，一交摔倒在小珠子身旁，痛苦的拖起小珠子拚命的叫——）珠子，珠子啊！（然後伏地痛哭失聲）

趙（追出來）你安靜一點，安靜一點……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報仇！

陳 是的，我們要報仇！我們不能作日本鬼子的奴隸！我們要搶回祖宗留給我們的家園、土地、房產，保衛中華民族的每個兒女！

王 這話也是只說說吧了。要報仇，靠說話是報不了的，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炮，不是幾句話可以抵擋得了的。

張 王有才你不能這麼……陳先生的話對極了。媽的，那個中國人情願吃鬼子的虧

「請陳先生問一問，在座的人那個不想打跑日本鬼子啊！那個不想起來救國家嗎？可是，王有才的話說的也有理，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砲到底厲害……」

李 媽的，我要跟鬼子拚，管他媽的飛機大砲厲害不厲害！

衆 對，我們跟鬼子拚！

王 好，你們去拚吧！

李 媽的，難道你們甘心做一輩子亡國奴嗎？你們就不是中國人嗎？

陳 是的，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砲是厲害，可是，只要我們肯拚命，就不怕它，而且有辦法可以抵擋它的飛機大砲！

張 有辦法抵擋日本鬼子的飛機大砲？

陳 有的，但是我要問大家一句話，就是大家願意不願意起來救國，救自己，打倒日本鬼子？

衆 願意！（李德明首先呼叫，衆人隨之，那吼聲像山洪一樣，把個小茶館震動得像狂濤）

老 中的一葉小舟。老媽媽忽從門外傳音進來。  
喂，輕點兒啊，別叫鬼子聽見呀。

陳 (他興奮極了) 好。我知道，現在每個中國人，都要起來跟日本鬼子拚的，因為我們中國被日本鬼子欺侮的實在不能不起來了！

王 可是，現在請陳先生說說，我們怎麼跟日本鬼子拚呢？

李 只要陳先生說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

某 對，現在我們然不知道怎麼跟鬼子幹！

張 說實在話，我們並不是怕死，難道你陳先生不願一切的留在這兒救我們，我們自己還有不幹的道理嗎？不過，就是……

李 現在廢話少說，就請陳先生馬上說個法子，怎麼幹吧！

陳 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相信自己的力量，幹的法子是有。

某 到現在還沒有決心，那就只有做一輩子狗了。

李 早晚是死，可是，沒死之先，我們總非得跟鬼子拚不行。

陳 那麼，（向王與張）你們怎麼樣呢？

王 剛纔張善發不是說過嗎？我們並不是怕死，並不是不想跟鬼子拚，媽的，凡是一個人，誰不想好好的活着啊，何況我們更知道就是不和鬼子拚，也是早晚要被鬼子弄死的，我們所怕的，就是沒有拚的法子……

陳 好，那麼，現在我們就說幹的法子。  
衆 好好。

陳 大家知道：日本鬼子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一見了鬼子來就逃跑，沒有拿出力量來跟鬼子拚，當然不知道鬼子到底是可怕不可怕，大家知道，每個人都有他的力量，只要拿出力量來拚，我敢說，鬼子並不可怕，可是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一定要大家都結合起來，那力量纔大，纔能夠打跑鬼子，所以，我說，要想跟日本鬼子拚，第一個辦法，就是全中國人，不論富的，窮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得結合起來，大

家一條心！

劉 對中國人必得齊心！

陳 結合之後，每個人必得抱定不把鬼子打跑，就沒有日子過的決心，大家請看看老媽吧，她老人家該是多麼光榮的榜樣啊！

劉 是我們我應該學老媽媽，

陳 有了決心，再有結合，然後就必得有武裝，沒有槍，我們還是不能跟鬼子拚的，所以我們要幹——「游擊隊」。大家可知道那「游擊隊」三個字。

李王 知道的，游——擊——隊！

陳 那麼，什麼叫「游擊隊」呢？一句話，就是老百姓的軍隊，有了槍，我們是軍隊，槍放下，就是老百姓，我們就靠游擊隊跟日本鬼子拚，白天休息，晚上就神出鬼沒的打鬼子，叫鬼子摸不着我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是不叫他知道往那兒去的，這樣，不單可以擾亂鬼子的軍心，叫他們起恐慌，還可以幫助我們的軍隊打勝仗，而且，還可以

使鬼子不亂跑到小村莊裏，殺人放火，那打的法子大家記住這句話就是：「鬼子進來我們散開，」「鬼子一停我們擾亂他，」「鬼子躲避，我們攻，」「鬼子退，我們追。」

衆 這法子妙，這法子太妙！（大家極興奮連張善發，王有才也含笑點頭贊同。）

陳 大家知道現在全中國各處的老百姓都起來幹游擊隊了，而且到處把鬼子打得都吃敗仗就是我們村內北邊的山上，也有好多弟兄們在幹了，可是不用說，有了那幾個弟兄幹是還不夠的，一定要所有的中國的子子孫孫都幹起來！

衆 對，我們都幹！

張 可是陳先生我們沒有槍啊！

李 對了，沒槍我們的幾支土槍，鬼子一來就給搶去了。

衆 對了，沒槍還是不能幹。

張 沒槍……

(老媽媽匆匆進來)

老 大家快想法子啊，有日本鬼子來了！

衆 那……那……

李 去，大家打出去！

陳 大家不要亂，請聽我的話，張善發你們還是跳出窗外去，王有才，趙元勝你們進裏屋去，大家看他們的動靜，幹趙大嫂你也到裏屋去。

嫂 我不，我要……

趙 你就進去吧。(說着推她一齊進裏屋，張等也跳出窗外去。)

陳 劉老闊，你還是去泡茶。(說着他自己仍化作初入場時的形狀，稍停，外日兵甲，乙，丙

三人復返，笑哈哈的，甲先進來)

甲 (一邊走，一邊說，直去裏屋。)哈哈……那個女人，我的，我……(推門不開，怒)喂，門，開！

劉 (咳嗽) ……唔……

甲 喂，門開！(說着拖劉老關過來，但劉老關咳嗽的更厲害，日兵更怒，一槍打倒劉老關，然後，反身向陳先生) 喂，門開！

陳 唔……(說着隨去開門但當日兵不大注意時，一下子就打過去，其餘的人皆衝進來包圍了日兵乙丙，劉老關也從血泊中爬起來打死日兵乙。然後甲乙均斃丙逃，元勝和老媽媽等人追出去。稍停，外面幾聲槍響，屋內大驚，以為受日軍包圍，但一會兒，趙元勝等含笑攜槍彈返，趙元勝臉上也掛了彩。)

媳 (走向元勝面前) 怎麼，你受傷了！

趙 不要緊，你跟鬼子拚的。

嫂 好，你也給我一支槍，讓我也去殺幾個日本鬼子！

陳 好，現在大家看看我們有槍了吧？記住，以後就奪取本日鬼子的槍給我們自己！

趙 我們要把日本鬼子的大砲都奪過來！

劉

(從血泊中爬起來) 陳先生…… 陳先生(拉着陳的手)我……盼望你們……年青的小夥子跟日本鬼子拚到底……這些救我們的同胞跳出鬼子的火坑啊……

……我老了……完了……可是……可是……我還打死一個鬼子呢……(語畢含笑氣絕)

(老媽媽這時便抱着兩隻皮靴子得意洋洋的跑進來，走向元勝)

老

(笑嘻嘻地) 元勝，這是我從鬼子腳上剝下來的，你穿上。(大笑)

趙

我不穿，老媽媽，穿皮靴子不好走路。

老

不行，你穿上。記住這是我從鬼子腳上剝下來的，穿上……要是我的兒子小福不死，這隻靴子是要給他穿上的。那他該多麼高興啊！

趙

好，讓我背着吧。

老

不行，穿上！

陳

好媽媽，就叫他背着吧。

老 (笑嘻嘻地) 好, 好, 你就背着吧。

陳 現在大家把從日本鬼子手裏奪取過的槍, 子彈都背起來! 馬上準備再跟鬼子拚, 因為剛纔的幾聲槍響, 一定要被鬼子們聽見的, 他們一定馬上會來更多的人來包圍我們的, 那麼, 我們就跟他們拚, 大家一齊幹, 一定更能奪過來好多槍和子彈的, 更會多殺死日本鬼子的。

衆 好極了, 大家馬上去拚啊!

陳 老媽媽, 老媽媽, 老媽媽不在。

衆 老媽媽! 老媽媽!

陳 元勝! 你快去看看老媽媽!

(元勝急忙跑出去, 但剛至門邊, 老媽媽抱着一團刀斧鋤頭之類的東西走進來, 一聲不響地把刀斧等分散給衆人。)

衆 老媽媽, 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啊?

老 (先是不理他們，到後被衆人逼問得發了脾氣) 陳先生不是說過什麼東西都是武器嗎？

陳 對，一切的東西都是我們的武器！可是，媽媽，現在再辛苦你一趟，請你馬上再去山上告訴那些朋友們準備來殺鬼子！

老 好，我就去，可是！(十分不高興地) 你……你又說辛苦了。

陳 (怕傷了她的心) 好，媽媽，以後我不再說了，以後我們都是朋友……好嗎？

老 (她笑了) 那才好呢，我們都是朋友啊！

陳 那麼媽媽馬上就去告訴山上的朋友們準備吧！

老 好，我就去……可是這兒……這兒有一塊錢和兩個雞蛋(說着順手就掏出一塊錢和兩個雞蛋來，含着淚)……這是最後一點家產了，就請陳先生你收下吧，給打鬼子的朋友們買點什麼吃吃也……也算我這個沒用的老……老太婆盡了一點救國的……

(她說不下去了，含着淚，帶着笑，望着大家慢慢的退出去。大家皆被她感動了，陳先生望得發呆，他也掉了淚，稍稍，遠號一聲槍響。)

陳 聽，這一定是鬼子來包圍我們了，好朋友們，拿起我們的武器來，去殺鬼子！

衆 去殺啊！(都拿起槍，刀，斧頭……隨着陳先生一起衝出去。接着外有雜亂的槍響，在槍響與衆人的吼聲中……幕落)

# 榮譽大隊

趙明·呂復

時：抗戰期間

地：後方醫院。

人：何德潤 傷愈士兵，性懦弱。

張金標 傷腿部未愈，有骨氣。

吳大鵬 傷愈士兵，粗暴而良善。

趙得功 傷愈士兵，綽號小抖亂。

馬天民 傷愈士兵，爲人正直。

看護。

醫官。

慰勞隊男。

慰勞隊女甲——何德潤的妹妹。

慰勞隊女乙。

慰勞隊員若干人。

榮譽大隊若干人。

景：一間病房，兩邊有門通過道，中間開着一排寬大的窗子，室內除了必要的病床

茶几外，有一張小圓桌

幕啓，傷兵正在早餐，何德潤靠在自己的床沿上吃飯，他的面部被炸傷不很厲害，現在雖已治好，但是怪難看的疤痕已經改變了他的面相。張金標受傷較重，還沒全好，因為行動不便，所以捧着一碗飯靠在床上。吳大鵬，趙得功，馬天民，團圍圍着張桌子，或坐或立的吃着，他們的活潑自在的動作，顯示着他們的傷是已經好了，快要出院了。

吳 (不悅地搗着菜盆) 他媽的, 這是什麼烏菜啊!

趙 (打趣地) 青菜豆腐湯! ……怎麼吳班長今天有醬鴨吃, 就不高興青菜豆腐湯了嗎?

吳 他媽的! 算你神氣, 買了兩毛錢臭醬鴨就了不起啦! 吃了你兩塊, 還不夠油一油嘴呢!

趙 一兩塊醬鴨, 一碗青菜豆腐湯, 老鄉, 別說你不過是一個老班長, 就是當官兒, 上前線

有這吃的, 算你運氣。

吳 哦! 他媽的, 小抖亂, 講到上前線, 老子三天不吃也不在乎, 可是這兒是後方醫院啦! 老

子是來休養的啊, 你們媽的的祇管嚷, 你嘗嘗這滋味兒, 一點鹹味兒都沒有, 我又不

拉肚子害痢疾!

馬 算了, 算了, 小抖亂, 多請吳班長吃幾塊醬鴨不就得了?

趙 這還有說的老牌班長, 小抖亂, 咱們哥兒倆還有說的, 哈哈, ……再來一塊, 再來一

塊…… (送醬鴨給吳, 吳佯怒用筷子擊落在自己碗內)

衆 (同聲) 哈……

張 怎麼，小抖亂就不請我吃一塊嗎。

趙 喂，張金標有，有，有，來，來，一家一塊，公平交易。（送鴿給張，馬）何老弟也來一塊，來一塊。（送鴿給何）

何 小抖亂今天大請客了。

趙 噯，大請客，小抖亂大請客，哈哈，那末剩這一塊該是我小抖亂的了。（夾鴿往嘴裏送，冷不防被吳一手奪去，納進嘴裏，大嚼起來。）

趙 噫，他媽的！

衆 哈哈……

趙 （赧然微怒）吳班長，這你太不夠朋友了。

吳 不夠朋友，老子借錢給你請客還不夠朋友請你吃兩下老拳纔夠朋友嗎？小子，你忘了是誰借給你一隻戒指和八塊錢了嗎？你他媽的請客，軋朋友，擺闊是誰給你撐腰啊？

趙 (意欲爭辯)

吳 你還不服他媽的老子揍你!

馬 算了,算!自家人吵什麼!

何 吳班長,別給醫官聽見,待會兒又挨罵。

張 對了,吳班長,都是自家人,不要弄假成真呀!(何馬上前解勸。)

趙 那兒話,老牌班長和小抖亂就從來沒有認真過,對不對?(向吳)哈哈,有你的,老鄉,

有你的,有你的,你成功,我失敗,夫敗乃成功之母,算我有你這好兒子!

吳 (揮拳欲擊)他媽的,揍死你這小雜種!(趙逃避)

馬 飯冷了,快點吃吧。

(何馬各自收拾餐具,放在桌上。)

趙 不吃了。

吳 再吃就是雜種!吃這種烏菜還不如回到前線去吃光餅的好呢。(取烟)

(馬將餐具收拾停當，隨帶餐具自左門下趙近吳身，為吳點火。)

趙

嘍，班長，我們在羅店啊，他媽的兩天沒有飯吃，伙食送不上來，真教人難受，後來全虧了送來一大包「抗敵餅」，纔保住了性命，若不，就是不變成砲灰也變成餓鬼啦！

吳

可不是？那時敵人向我們衝鋒，首先我迷迷糊糊的聽見「脚步声，我說：小抖亂，注意敵人前進！可是，老天爺，我連眼也花啦！我祇聽見敵人的手提機關槍愈愈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住了那機關，達達達……一陣打……

趙

我擲下手榴彈！

吳

(鬆一口氣)敵人退了，小麻皮——那個蠢貨，中了敵人的槍彈倒在我的腳下，我呢，也倒了。心裏還在想，這一下子竟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啦，我吳大鵬當了八年班長，這一下子我吳大鵬可完了。

趙

你就是那一仗帶了花。

吳

是啊，沒有想到我還沒有死。

趙 虧得後來送來了「抗敵餅」，若不你這榮譽紀念章，只有閻羅王給你戴了。

吳 可不是麼，那時候「抗敵餅」可真好呀，我雖然帶了花，可是還吃了一大包。真他媽的，現在老待在這兒不死不活，吃青菜豆腐，真不高興！小抖亂，我真想回到前方去，找幾個日本鬼子殺個痛快纔稱心，在這兒天天警報，天天聽着日本飛機下蛋，真氣人。

何 在前方還不是一個樣兒？那回我們剛開上去做預備隊，日本飛機就整天在頭上轉，炸彈像雨一樣的，兵令兵，郎直望下，擲嚇得我老是伏在戰壕裏頭，一動也不動，可真嚇人！以後不知道怎麼耳朵聽得轟隆一響，就什麼也不知道啦！等到睜開眼來一看，已經睡在後方醫院裏，這纔放下心來，心裏想，這次總算運氣，還沒有丟掉這條命，可是我這臉，已經弄得不成樣兒了。唉……（取枕下照片觀看）過幾天能夠出院回去，看看他們就好了。

趙 嘿，又想老婆了，哈哈，讓我來瞧（奪過照片）他媽的，憑良心說，真是不錯（向吳）啊！

吳 (不屑地) 噓!

何 (搶回照片) 不要開玩笑吧,人家在這兒發愁,你總是嘻嘻哈哈。

吳 你這傢伙真沒有種,發愁,整天老婆老婆的發愁,你還當什麼兵?你做了幾世和尚沒有娶老婆呢?這時候,救國還來不及呢,你却要討個老婆,真不怕缺德!當兵的上火線,誰保得住不死啊?教小娘兒們做寡婦嗎,真缺德!我老吳從來就不是這個注意,等到你好了再上前線! (馬天民上)

吳 老馬,你們別動隊可有消息來沒有?

馬 沒有,我已經請院長打聽去了,傷好了還不出院,真教人煩心。

張 唉!我的傷不知道幾時纔能好起來。

馬 你別着急,醫官不是說再過二星期就可以完全好了嗎? (向吳) 前天看那個什麼劇團演的戲「再上前線」,把我們傷兵演得個個都是勇敢向前,要求再上前線殺敵去,我看了就很難為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有的找不到自己的部隊,有的師部

又管不着。

吳 對了，我也這樣想，不過有什麼法子呢？

趙 (突然) 有了，班長，我們還是到天聲舞臺看戲去吧！

吳 操你舅子！你要去自己去好了，(向吳) 這兩天前方的消息怎麼樣？待會兒你問問看護小姐看。

馬 剛纔我在那邊看見報紙，津浦線打得還好，就是平漢線不行，新鄉已經失守了。

張 新鄉失守了？

吳 新鄉不是靠近鄭州的那個新鄉。

馬 是啊，而且敵人因為打不通津浦線，又改變了戰略，分兵三路，向山西臨汾包抄。

張 (憤擊床沿) 他媽的！我爲什麼還不好起來呢！

何 老馬，南通現在怎麼樣？沒有失守吧？

馬 哦，你又想起家來了，這倒不大清楚，不過上次不是看護長已經告訴過你，那邊雖然

何 接近戰區，好久以前，轟炸過兩次，可是一直就還在我們手裏嗎？  
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看護持藥盒入）

何 看護長，南通現在還在我們手裏嗎？

看 你看，你又問了。

趙 他又在想老婆，哈哈。

看 噢，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幾次？在我們手裏的。那個地方比較偏僻，一時大概不要緊。  
我不是給你寫過兩封信回去了嗎？你太太要是知道你的傷就快好了，一定很高興呢！

何 你給我寫的兩封信到現在還不見回信！

看 那也許是因為路上不好走，遺失了，或者還沒有寄到這兒也說不定。（解開何德潤的衣襟）再說，為國家民族負傷，是光榮的事，現在有許多太太小姐們都跑到後方

院醫來服務，還不是爲了要安慰你們這些爲國宣勞的戰士？若是日本鬼子打倒你們那兒話，說不定男的都當了兵，女的——比方你太太吧，也和我一樣做起看護來呢。

何 那兒話，我老婆那有看護長這般才幹呢！

看 (欣喜地) 你看，你胸口上的傷好了，已經結疤，就可以出院了。

張 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

看 來了，就來了，(向何) 可以不用上藥了。

何 不再給我上一點。

趙 恭喜你何老弟，你也可以和我一樣跳跳啦！

何 看護長，我們那兒不是被飛機炸過嗎？

看 (上藥) 啊呀，告訴你不要緊，你家不是在鄉下麼？炸是炸的城裏呀！

趙 老弟不要擔心了，這樣想家還打什麼仗？瞧我小掛亂就不提一個字兒！

張 看護長，快給我換藥呀！敵人已經打下新鄉，我的家也快完了，我爲什麼還不好呢？

馬 什麼，你家在……

張 鄭州南邊兒，

馬 你爲什麼早不提起呢？

看 是你告訴他的嗎？真是，醫官知道了又要挨罵了。（向張）不要緊，新鄉雖然失守，可

是鄭州一帶我們有非常堅固的防禦，敵人是不會打下鄭州的，安心靜養吧，醫官說，

再過三星期就可以好了，再上前線也不遲啊。

張 是的，看護長，給我換一點好藥。

（看護替張金標換藥）

趙 老弟，我們看戲去，我請客。

何 不，我不去。

吳 他媽的！你要去就自己去得了，幹嗎拉人去？有多少錢請客啦？

趙 嘖，嘖，嘖，又是你行。又沒有拉你好，我自己去，我自己去。（學京戲道白口吻）噠，趙得

功去也(唱)一馬離了西涼界……(醫官持名軍自左門迎頭撞入。)

醫官 趙得功!

趙 (尷尬地)有。

醫 吳大鵬!

吳 有。

醫 馬天民!

馬 有。

醫 何德潤!

何 有。

醫 你們趕快收拾收拾，準備出發，編入榮譽大隊。

衆 什麼!

何 榮譽大隊?

張 醫官，沒有我嗎？

醫 沒有，你的傷還沒有好，那兒能出院呢？

吳 什麼時候編隊？

醫 待一會兒，你們快些準備。（欲下）

馬 可是醫官，我要回到別動總隊去，我已經請院長給我打聽消息了。

何 （猶疑地）醫官，我……我也要歸隊，到××師去。

醫 這怎麼行呢？你要這樣，他要那樣，這事情辦得了嗎？這是公事！（匆匆自右門下）

（大家目送醫官去後，吳、趙相顧茫然，小抖亂尷尬地笑着，何、馬互相傳遞着猶疑的  
眼色，張、金標掙扎起來。）

張 看護長，我為什麼不能出院呢？我已經可以走了，給我請求醫官，讓我也加入榮譽大隊吧！

看 可是你傷還沒有好呀，你看這里還沒有合口，再過兩星期就好了，耐心點兒！（紮好

傷處)

張 不，我可以走了，你不信，我走給你看……（掙扎欲起）

看 快別動。這樣保不往要發炎的！靜點。

張 不，我待不下去了！他們都走了，就留我一個，我待不下去呀，看護長！

馬 張金標，我不走的，我一定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我請求院長把我留下來陪你好。

吳 （整理什物 這辦得到嗎？還是跟我們一道去，別動總隊榮譽大隊，還不是一個樣兒打日本？

馬 可是總沒有自己的部隊好合得來，而且別動隊總的任務和普通隊伍不同……

吳 不過你要是找不到別動總隊呢？你就在這兒待一輩子嗎？

馬 這什麼話，我不過要等得到一個確實的消息。

吳 等等，等到鬼子打下鄒州，打倒漢口嗎？

馬 我們別動總隊的弟兄們素來講義氣，重朋友，我們寧可死在一塊兒，也不願意分散

的。

吳 這我可要給你辯一辯了，喂！我問你還長講義氣要緊，還是打鬼子要緊啊？他媽的別固執了好吧！

看 對，吳班長說得對！

馬 那麼，你說怎麼樣吧？

吳 趕快收拾東西，跟我們一道走，沒有第二句話！

趙 對了，沒有第二句話，跟咱們哥兒倆走路，再上前線去！

馬 (動搖) 何德潤，你怎麼樣呢？

何 (膽怯地) 我要回到師部去……我的傷還只剛好，又要編隊，我不行啊，你呢？你不

是說要等別動總隊的消息嗎？

馬 是啊。可是現在還沒有聲音，也許隊伍散了。我想就跟吳班長他們一路去。

何 我不行。

趙 老弟，有什麼不行呢？剛纔我看見你的創口好了，沒有事兒，起來！  
 何 不行，我不能去。吳班長，你說，我可以不去嗎？我做夢都看見我家裏的人，他們盼望

着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看看他們，再出來。看護長，請你替我求個情，讓我留下來，讓我陪着金標吧！再請你替我寫封信到師部去，請假一個月，讓我回家去看看他們，在我徵兵出發的時候，曾經哭哭啼啼地關照我，要我過幾個月就回去看他們一次。現在我出來已經五個月了，不知道他們怎樣？你說，我可以先不去嗎？吳班長（淚下）

吳 （淒然）我不知道……（眼光探問看護）

看 我也不知道了！等一等問醫官吧，恐怕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是不容易給假的，不過我給你們說說看罷！

吳 （嘆息）唉，這個時候還想什麼？家國都要亡了，真是（搖頭）要不得，要不得！（突然怒從中來）嚶，他媽，你有種沒有種啊？怕死嗎？怕死就不要來當兵！他媽的老子當了八年班長，十年兵，上過百十次火線，帶過十幾次花，要死早就該投胎了，可是他偏不

死，留着這條老命同本鬼子拚呢！你媽的真沒種！

張 何德潤，去，我不要你陪我，我若不是這條腿，我一定不會落在人後頭的！不要想家了。  
看 吳班長。

何 （受良心責備，痛苦地乾哭。）是的，是的，我沒種，我沒種，媽啊——（嗚咽着）（醫官自右門上，何德潤住聲。）

醫 預備好了嗎？

吳趙 好了。

馬 報告醫官，我不等別動總隊的消息了，我決定參加榮譽大隊。

醫 好，何德潤呢？

何 我要等師部……

醫 什麼？

看 他傷口剛好，還有些痛，可不可讓他多休養幾天？

何 我這胸口還有些痛，我想一邊等師部消息，一邊再休養幾天。

醫 這怎麼可以呢，院長已經指定了！

看 可以替他向院長請求一下嗎？他實在是傷剛纔好，精神也還沒有恢復。

醫 這麼說，好吧，我去商量一下看，不過要是院長不答應，你還得編隊，聽見了嗎？

何 謝謝。

醫 鍾小姐，那邊三號病房的第四號舖位，給他換一換藥。

看 是

（醫官向左門下，看護持藥盒向右門走去。）

看 哎，又有慰勞隊來了。

吳趙 哦，慰勞隊。

趙 班長，咱們真運氣，進院第一天就遇見慰勞隊，臨到我們出院了，又來了慰勞隊。慰勞

隊一變就變成歡送隊，歡送榮譽大隊重上前線，哈哈……（得意洋洋）去，去，去看

去。(拉吳馬下)

馬 (邊走邊說) 忙什麼？反正要到這兒來的。

(靜寂，後臺傳出隱約的歌聲，何失神地躺着，被內心的痛苦嚙咬着。張勉強爬了起來，將一隻包着紗布的帶傷的腿踏在地下。試了試腳力，可是創痛幾乎使他跌倒了，他搖着頭坐下來。)

張 (自言自語) 他奶奶，還是不中用…… (把條傷腿搬了下來，獨自納悶的撫摩着。)

小何，要是院長不答應，我勸你還不把家忘了，跟老吳，老馬一起去。

何 (面向觀眾茫然地) 是的，我不該做沒種……可是金標，我天天做夢都夢見媽媽和我老婆，還有妹妹，他今年纔十七歲，要是給日本鬼子打到我們那兒去……我真駭怕。

張 不要煩心他們自然會逃出來的。

何 逃出來……逃出來又怎麼過活呢？

張 這個還要你煩，你看那兒沒有難民收容所，看你這樣年紀青青，怎麼這樣老三老四地煩這煩那，你這個人真不該當兵。

何 (失神地) 金標，要是我編了隊，再上前線去，還能活着回來嗎？

張 (詫異地) 啊，你怎麼啦。

何 一定不能再看見我的媽媽、老婆和妹妹了。打了一次仗，還沒有看見敵人的面呢，就變成這樣子。(從枕下摸出一個小鏡來，照着自己) 這是我的臉嗎(絕望的抽噎着) 這是日本鬼子的炸彈炸壞的，我怕我媽他們看見我都不認識了。(望鏡子撫摸着)

張 唉，沒有辦法(撫摩着傷腿) 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又不想去。

(傷兵吳趙馬引嶽勞隊上後面跟着看護)

慰男 諸位同志我們好久不見了，現在你們都好起來了吧？對於你們的受傷，我們感到無限的敬佩和關心，我們隨時隨刻都在希望你们們的創傷會逐漸痊好起來。今天

我們來到醫院裏，滿眼都看到傷好了的同志，而且聽說正在準備着出發編隊，重上前線殺敵去，我們更感到意外的興奮，諸位都是曾經光榮負傷的民族戰士，在過去的抗戰史上已經寫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這次編成榮譽大隊，一定更可以發揮你們更大的力量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都有賴你們的努力，謹祝諸位得到最後的勝利！

（傷兵拍手）

慰男 今天我們帶來了一支新歌和一些水果，東西雖然微薄得很，可是我們不但把牠當做慰勞品，而且當做歡送各位榮譽大隊的戰士們的禮物了。現在請聽我們唱「慰勞負傷將士歌」

慰做 「同志們，辛苦了。」

辛苦了。

爲了保衛國土，

你們在前線挨餓受苦；

爲了保護百姓，

你們在前線肉搏拚命！

現在你們傷了，傷了！

男女 「你們的受傷，表現着你們的英勇；

你們的流血，表現着你們的光榮。

安心吧，同志們！

全國同胞都在祝福你們，

保重吧，同志們！

全國同胞都在期待你們，

祝福你，傷好了再上前線，

期待你，把敵人趕快消滅，

你們是民族解放的英雄，

你們是自由祖國的主人！

保重啊，同志們！

（張吳趙馬留神細聽，唱畢拍手，只有何失神地流着淚。）

女乙 現在我們可以發慰勞品了。

（女乙、甲各捧水果，一分發，最後女甲送水果給何，何回身擬接水果，見女甲，突握女手，呆視之，水果落在地上。）

女甲 （驚詫）啊！幹麼幹什麼？

何 你，你，你不是德貞妹妹嗎？

大家 （同聲）啊

何 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德潤。

女甲 （由驚而悲）啊！哥哥！（抱頭大哭）

何：你怎麼來的，媽媽和嫂嫂呢？

女甲：媽……（爲哭聲所斷）

何：快說呀！媽媽怎麼啦？

女甲：媽媽……還有嫂嫂全都死了。

何：媽媽和嫂嫂都死了？怎麼死的？

女甲：日本飛機，日本飛機炸掉了我們的家，她們就給炸死了。（哭不成聲）

何：炸死了……（手拍床沿，手裏的小鏡子也碎然一聲擊碎了。）

女甲：就在你走後沒有多少天，日本飛機就常常來轟炸，起初我們以爲只炸城裏，不去管它。可是後來那一天，我在井上洗衣服，突然來了十幾架飛機，就在村子裏靠近公路的那兒亂炸起來了！我該得什麼似的，躲進樹林裏，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後來看見飛機去了，我趕忙跑回去，可是……（哭）房子已經被炸倒了，媽……可憐的媽和嫂嫂……已經被炸去了半邊……胳膊已斷了一隻。（哭不成聲）

女乙 不要難過了，何德真。這一切都是因爲日本鬼子的殘暴，他屠殺了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這絕世的仇恨，我們一定要用更多的流血來報復的！

女甲 是的。

大家 我們要報仇！

女乙 你看，這幾位負傷將士，他們傷好了就參加榮譽大隊，繼續殺敵去，就是沒有好的，

他們……

女甲 哦，哥哥，你的傷好了嗎？

何（冷靜）好了。

女乙 你應該高興，歡喜，你不是常常掛記你的哥哥麼？現在無意中會見，真是不幸中的

大幸啊！

女甲 謝謝！

何 妹妹，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女甲 有許多難民一齊出來的，沿路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還坐過火車，那時候聽說南通已經有日本鬼子了，後來在路上，遇見這個宣傳隊——他們這幾位先生看我可憐，也還認得幾個字，就叫我加入了。他們教我演講，教我唱歌，一齊作宣傳慰勞工作，他們告訴我只有這樣，盡各人的力量，去幫助軍隊，打倒鬼子，纔可以替媽報仇。

女乙 纔可以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何 (送水果給張) 金標我去了。

吳 起 (送水果給張) 我們再見!

馬 (送水果給張) 兩星期後，我們在榮譽大隊見!

張 (領首) 好，你們先去吧，榮譽大隊見!

慰男 同志，過幾天，我們再來看你，安心靜養吧，再見。

(醫官上)

醫 何，德潤。

何 有！

醫 院長已經允許你休養一星期出院。

何 不，醫官，我不要再休養了。

醫 噢！你剛纔不是要求休養幾天麼？

何 （昂然起立）現在我不要了。醫官，我的媽和我的老婆都給日本飛機炸死了，我的家

都完了，我還貪生怕死嗎？（拿去胸前的紗布棉花）我要加入榮譽大隊。

吳 好，有種！

（集合號響，參加榮譽大隊的傷兵紛紛自右門入，穿過舞臺，自左門出，在窗外列隊，

何吳趙馬各取隨身物件，窗外充了滿口令和脚步聲響。）

（慰勞隊男女，醫官，看護，吳趙馬相繼下場，何及女甲最後下。）

（出發號響，榮譽大隊在窗外走過，揚抑着歡送歌聲。）

「我們歡送榮譽大隊！」

我們讚揚榮譽大隊！

榮譽大隊萬歲！

榮譽大隊萬歲！

你們是民族的老戰士！

你們曾予打擊者以打擊。

你們再去衝殺頑強的敵人。

你們再去繼續未完的功績。

你們帶着血的經驗，

教育着新的兄弟！

把敵人趕出去！

最後的勝利操在你們手裏！

我們歡送榮魯大隊！

我們讚揚榮魯大隊！

榮魯大隊萬歲！

榮魯大隊萬歲！

（張金標掙扎至窗口，和何吳趙馬招呼，慰勞隊揚着旗幟，唱着歌，隨大隊邁進幕間。）

附注：「慰勞負傷將士歌」是舒非作詞，舒模作曲。「歡送榮魯大隊」是沙蒙作詞，

舒模作曲。

# 寡婦院

錢 莖

——獨幕劇——

在中國的一個城市裏，（就算是揚州吧）有着收容寡婦的「貞節堂」之類的地方，近來人們直截爽快地理稱它叫寡婦院。這裏是一家寡婦院的一角——一間公用的起坐間。時間是當在淪陷前的最後一剎那，一個恐怖晚上。登場人物有甲，乙，丙，丁，戊，五個寡婦，和一個看門的老頭子。

幕開了，舞臺上一片黑暗，一片沈寂，接着是隱隱的一陣猛烈槍聲。

現在我們聽到右邊門響了，一縷微弱的燈光把寡婦甲送上台來。先她而入的。是一聲悠長的嘆息。

甲（擎着一架舊式的臘台，一支點殘了的中國臘燭迎風戰慄着。她一聲不響，虔誠地

走向一張供着觀音像的桌前，燃上香燭，磕了三個響頭。菩薩保佑我們！保佑這個寡婦院！保佑這座揚州城！菩薩，顯顯靈吧！擋住他們，不讓他們攻進城來，不許他們碰一碰我們這院子的牆，救救我！救救我！（她俯伏在蒲團上。）

乙（垂頭喪氣地走進來，看了甲一眼，有氣無力地躺在一隻椅子裏。）唉！今天晚上，今天晚上過不去了！（稍停）趙大婦！趙大婦！（甲沒有應她，她又嘆了一口氣。）

甲（一本正經地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乙完了！什麼都完了！我們活不到明天了！

甲（急急忙忙地跳進來，撲到乙的面前。）錢姐！錢姐！怎麼樣了？

乙誰曉得！

丙看門的老周說，東城門已經被轟塌了，他們今天晚上一定會衝進城來的。那多可怕呀！燒，殺，槍……還有，還有，他們頂不肯放鬆的，就是我們女人！聽說，遠着一個女人，就七

八個人輪流

乙 不要跟我說！不要跟我說！

丙 真的是真的！輪流姦死的人，還有人拍過照呢！

（西邊傳來一陣許多女人的哭聲。甲的唸佛聲停了一下。）

丙 什麼事（諦聽）哦，西院裏的姊妹們在哭。錢姐，錢姐，我們在這兒等死嗎？！你，你說，你說，你說呀！（甲拚命大聲唸佛。）

乙 滾開！你滾開！不要靠近我！

甲 阿彌陀佛。小鬼頭，你別去唬吓她了，她心裏難受。

丙 誰不難受呀，這麼緊急了，大家商量商量不好嗎？叫我滾開！咱們姊妹幾個活在一道，死也死在一道，不好嗎？現在，人家還沒有打進來呢，咱們倒先鬧氣——（她天真地哭起來。）

乙 喔好妹妹！怪我不是。（撫摩丙）你想，我已經守節守了八年了。當初丈夫死的時候，

我是要跟他去的。現在……（她自己也哭了，兩人緊緊地擁抱着。）

甲 八年，八年算什麼。我守了四十年了！（她重又走向觀音像去，剛拿起槌子，敲了幾下木魚，一逼「大士咒」唸了一半，看門的老周進來了，她趕緊丟下槌子，回過頭來問他。）老周，現在外頭怎麼樣？

周 街上儘是逃難的，今天晚上無論如何度不過了。

甲 （站起來）那麼，你把大門關好了嗎？

周 王太太還沒有回來呢。

丙 王姐不是只請半天假嗎，怎麼現在還沒回來？

周 我看她是不會回來的了。這兩天那位先生常來找她——

甲 這個不要臉的東西！我老早就打算告訴管理處，把她趕出去。沒有決心，進院來做什麼？敗壞這兒的門風！

丙 老周，現在逃難還來得及嗎？

周 來得及，來得及。我看你們也收拾收拾東西，趕快走吧。

甲 老周，你發昏了！你鼓動人家逃走。到這裏來是來守節的，死也要死在這裏！滾出去，不要在這裏潑惑人心！

周 唉！這是什麼時候了！（快快而出。）

丙 錢姐，你打算怎麼辦呢？

乙 我打算，打算——

甲 小鬼頭，你也要潑惑人心，是吧？

乙 我打算死！（她站起來，遲疑了一下，終於迷惘地走進內室。）

丙 你幹什麼去？（沒有回答。）錢姐！錢姐！（追到門口，和扶着病走出來的丁撞了個滿懷。）哎喲，孫姐！你

丁 我什麼都預備好了。

甲 你不能吹風的。坐下！坐下！別累着。（丁用手帕擦乾淨了椅子，才坐下。）燒退了沒有？

(摸丁的額角，丁又用手帕擦額角。)還是滾燙的，你應當進去睡。

丁 我已經睡夠了，這一個悶氣的屋子，我整整地睡了十三年！我要吹一陣風，痛痛快快地吹一陣風。在這陣風裏死去，我也願意。

戊 (她從外面回來，狠命地一推門，一陣風撲進來，桌上的燭幾乎被吹滅。)你們還坐在這裏幹什麼？

丙 哦，王姐，你回來了！王姐！王姐！

戊 妹妹，妹妹，我們自由的機會來了。

甲 什麼話！你！

戊 老太太，靜一靜！這不是咱們打吵子的時候了。你聽，那是什麼聲音？槍聲！實實在在的槍聲！揚州城被人家槍去了。咱們女人要被他們強姦！

丙 哎喲，我要去找錢姐。(她轉身要走。)她去死去了！外邊有一口井。

戊 沒有死。我走過她屋子，她好好地在那裏收拾衣裳。



的，蹣着方步進來。噢——（倒抽一口氣）

丙 錢姐，你要到那兒去？你要做什麼？

乙 死！

甲 你已經決定了？（她欽佩，但是又自己感到一種戰慄。）死死喔喔！（她又去唸佛了。）

戊 不對的！不對的！我們不能死！我們要活下去！——

丁 活下去？是的。但是我活下去又怎麼樣呢？這間悶氣的屋子，那個小得可憐的窗戶。成年看不見太陽，看不見春天，這就是死啊！坟墓，坟墓還會比這間屋子更悶氣嗎。

丙 喔，好姐姐！（她撲到丁身上去，但是丁推開她。）

戊 所以我們要逃呀！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候；一切舊的東西會在這裏毀掉，一切新的會生出來。只要我們自己去找活路，活路就在我們的面前！

甲 你不要在這裏撒野了。你要逃你自己逃吧。這是寡婦院，原來叫貞節堂，要貞節，貞節，

你曉得嗎？我老早就知道你的，你進來了不到半個月，就有一個野漢子來找你。你想跟他去過快樂日子——

戊 是的，我是有一個野漢子。可是你也知道我怎麼會走進這個倒霉的寡婦院來的，我老早就有一個情人，但是我的丈夫仗着有錢有勢把我奪了來做他的老婆。他死了，他的族裏人要霸佔他的財產，他的母親就把我硬送到這裏來，好保全那份產業！我爲什麼不逃？我不是爲別人活着的！我還年輕，我要爲自己活！

丙 喔——（突然放聲大哭。）

戊 就說小妹妹吧，她今年才十九歲。寡婦，寡婦，嘿，嘿，她也算一個寡婦。她連她的丈夫是長的是矮的她都不曉得。定了婚沒出嫁，丈夫就死了。她父母怕她以後再也嫁不出去，就叫她抱着牌位做親，又怕她不守規矩，才像一隻小鳥似地被關進這個籠子裏來。她爲什麼要在這裏死呢？死在那些野獸們的手裏，強姦完了再剖開你的肚子，七八個人輪流着，當你一塊泥那樣把你踩得稀爛。你要拒絕嗎？子彈會穿過你的胸膛！

甲 我們不會自殺嗎？

丁 我已經準備好了。我不讓野獸們碰我一根頭髮，

乙 那條路誰都要去的。我們從那裏來，還得都回到那裏去，我的丈夫，你等着吧，我就來了。

戊 逃得了還是得逃，逃不了殺了他們自己再死！

丙 王姐，王姐，我們還是逃，逃，馬上就逃呀！

（一陣臨近的槍聲，接着是一片嘈雜。甲瘋狂似的唸着經。）

甲 來，你們都來！求菩薩保佑呀！不讓他們踏上我們寡婦院的門檻。

丙 求什麼菩薩，還是求求自己吧。

戊 （搗毀觀音像，推翻佛桌。）不要做夢了，大家跟我走！

甲 天殺的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丁 對的，殺了他們自己再死！（走進裏屋去。）

乙 天哪！我不能不死嗎？（苦楚萬狀之後，瘋狂地衝了出去。）

丙 錢姐，錢姐，你往哪兒去？（她和戊追出去。）

（幕後有人投井的水聲。）

丙 （在幕後。）哎啊，她跳了井！（哭。）

戊 （在幕後。）走吧！走吧！有什麼辦法呢？不要管她了。

周 （沈痛地走進來。）唉，西院裏死了一大堆，東院裏又死了一大串，二百人的一個寡

婦院，自殺的倒有一百多。這是什麼規數哇！（突然看見甲暈倒在地上，過去扶她。）

老太太！老太太！

甲 哎唷！誰老周他們來了嗎？

周 還沒有，快了。

甲 我看見菩薩了，他叫我去。我全了節，又是在兒面子前全的節，我的功德更大。現在我心裏很平靜，我要去了。（她從香籃裏提出一根早已預備好的繩索來，安閒地走進

臥房)老周來世見吧!

周 唉,我沒有她這個本領!(忽然看見一把菜刀從裏室伸出來)誰

丁 哦,老周!(她舉着菜刀走出來)你在這裏幹什麼?

周 你拿着刀子?

丁 是的,我要殺了他們自己再死!

周 你會殺人嗎?

丁 我會。我還殺過我自己呢。就是這把刀,我特爲把它帶來的。(顯示脖子上的刀痕。)

你看,我丈夫死的時候,家裏窮得很,我明知活不下去,就用這把菜刀抹了自己的脖子。哪曉得給人救活了,才送到這鬼地方來!今天,我要叫它多抹幾個脖子。老周,你爲什麼不逃呢?

周 我七老八十的了,往哪兒逃。

丁 那麼,你幫我忙好不好。

周 怎麼幫忙法呢？

丁 你去等在門外，等他們來，你告訴他們這兒還有幾個活着的女人，可是要他們一個個進來，否則一窩蜂擁進來，一定會把女人吓死的。他們要聽了你的話，我就可以多殺幾個。

周 好。

丁 你怕嗎？

周 我怕什麼。人總是要死的。替大伙兒報了仇再死，比病死在床上強得多。這院裏一百多位太太，拿自己屍首來向鬼子們洩恨，我跟你拿鬼子們的血來洩恨吧。（昂然走出）

丁 我已經準備好了。（把其他的門頂死，只留下一個通外面的門。她舉着刀，埋伏在門側）

（幕落）

# 淪亡以後

光未然

登場人物：

說明者

劇團的負責人

桂英

農家女

李全哥

農村青年，桂英的愛人

桂英母

年六十歲

賈二爺

鄉紳，漢奸

敵兵甲，乙

流亡青年

劇場中的觀眾

時期地點：

現在任何一個農村的農舍前面的廣場上。

(某演劇隊下鄉來演劇了，他們擇定了一個農家前面的稻場上，當做他們的天然舞台；現成的竹籬茅舍，當做他們的天然佈景。觀衆圍繞着，一個稻場，成半圓形，戲便要在這三面圍繞着的空地上上演了。)

(觀衆等得有些燥急，在這個當兒，做爲劇情說明者的演劇隊負責人，便上場來說幾句開場白。)

說明者 各位朋友，請稍微等一等，戲馬上就要開演了。現在趁演員化裝的時間，由兄弟上來，預先把這齣戲的情節向各位報告一下。這齣戲名叫淪亡以後，寫的是河北省大名府的一件真事。各位要知道，日本鬼子自從佔了我們的北平、天津，便步步向南進逼，我們的大名府，便在去年十一月間被敵人佔去了。大名府本來是個好地方，人民安居樂業，各得其所，可是自從日本鬼子佔去了以後，到處殺人放火，搶劫財物，年輕的女人，更被他們遭踏不堪，把很好的一個大名府，鬧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這齣

戲裏面，就是寫的大名府鄉下的一對青年男女，被日本鬼子殘殺蹂躪的事實。看了以後，各位就可以知道亡國奴的悲慘，可以知道北方同胞的痛苦，可以知道日本鬼子和漢奸的可惡，因此引起各位的憤怒，大家夥兒一齊團結起來，打倒日本鬼子，消除我們的仇恨！閒話少說，現在請各位看戲好了。（他退入旁邊的觀衆叢中）

（劇中人柱英登場，她是一個正在發育期中的農家女子，臉上帶着快樂的表情，雖然在那快樂後面未嘗不包含着憂鬱的暗影。她從屋裏面走出來，手裏拿着兩件剛洗好的衣服，準備搭在屋前的繩子上晒。她一面搭衣服，一面唱着山歌想情郎。）

柱英（唱）好花也愛蜂蝶兒採，

好樹也要黃鶯兒憩。

我的情郎啊，

你爲甚麼還不到我這兒來？

莫不是瘋狗把你的腿兒傷？

莫不是蠅子把你的腳兒壞？

莫不是東洋鬼子，

把你的性命兒來加害？

情郎啊，

你快來！

你我二人起把主意早安排：

大家團結在一起，

打走鬼子纔能過得好日月！

打走鬼子纔能過得好日月！

(李全哥)

——體格壯健的農村青年，從屋旁的籬邊上場，蹣跚走到桂英的

背後，用雙手蒙住她的眼睛。

桂英 (掙扎) 誰啊？誰啊？

全哥 (放手) 是我，你的情郎來了！

桂英 放規矩點，怕不把人嚇死了。

全哥 這纔怪啦！你剛纔不是還唱着要我快來嗎？不是還唱着「你我二人要把主意早安排」嗎？桂英，告訴我，你是怎麼安排的？

桂英 這還用問嗎？全哥，我早就安排定了。這年頭，拚了也是死，不拚還是死，我願意跟你一道去和鬼子們拚了它！

全哥 那好極了！桂英，我的主意也是早就安排定了的，我打算明天就走。

桂英 走到那兒去？

全哥 到邯鄲縣加入游擊隊去。

桂英 游擊隊？甚麼叫游擊隊？

全哥 就是老百姓自己組織的一種軍隊，專和東洋鬼子搗亂的。平常埋伏在山裏面，一遇着敵人勢力空虛，湊手不及的時候，便出來跟他們幹一下。敵人追來了，咱們又埋伏起來。有的時候，還要槍奪他的糧餉，槍械，破壞他們的橋樑，鐵道，總之，專門給鬼子搗麻煩。

桂英 (笑) 那纔怪啦，鬼子們連咱們軍隊都不怕，還能怕游擊隊嗎？我看遲早總會被他們消滅了的。

全哥 不會的。游擊隊的巧妙，就是不跟他們硬拚，專跟他們搗亂。他沒準備的時候，咱們好打，他準備去了的時候，咱們不去打了；他打來的時候，咱們埋伏着，他走掉了的時候，咱們又起來了！這樣一來，就一天到晚，使鬼子們慌慌張張，忙忙碌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總之，不使他有一天安閒的日子過，你看這好不好？

桂英 (喜得跳起來) 哈哈！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明天就去嗎？我一定跟你一道兒去。

全哥 真的？你真的肯去嗎？

桂英 誰還騙你不成？我早就打定主意了；再說，我也捨不得和你離開的。

全哥 那麼，你的媽媽呢？你捨得離開你的媽媽嗎？

桂英 是啊，最難的就是媽媽，她老人家老了，穿衣，吃飯，走路，甚麼都是全靠我伺候，要是

我再跑掉了，她老人家真是活不了啦。

全哥 那當然，不過我還聽說……

桂英 聽說甚麼呀？

全哥 （支吾）唔，也沒有甚麼。

桂英 這纔怪啦。甚麼事用得着這麼吞吞吐吐地？

全哥 沒甚麼。不過我好像聽說你媽媽預備把你嫁出去，預備你去伺候一位闊老爺。

桂英 （不自然地）你說甚麼？你聽誰說？

全哥 你不用管這個，我祇問你有沒有這事？

桂英 你說的是賈二爺。他親自來逼我媽媽，已經逼過十幾次了。他說：要是不答應的話，

就要趕咱們搬家，還要把咱們送到縣衙們去，再不然就把我送到鬼子們手裏去。

全哥（怒）他媽的那麼，因此你就答應了嗎？

桂英（哭）全哥！你怎麼老冤枉人！我難道能嫁一個老漢好嗎？你看我是那樣下賤的東西嗎？

（西嗎？大哭）

全哥（安慰她）不，我是怕伯母老人家隨隨便便答應了，那不是很糟糕！

桂英 告訴你，我媽媽不但沒答應，還爲着這事情氣病了哩！全哥！你看這事怎麼辦？

全哥（咬牙切齒）他媽的！這是甚麼鬼世界！這是甚麼鬼地方！鬼子，漢奸，到處橫行霸道，

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馬上要走！我要跟他們拚命去！

（欲走）

桂英（拉住他）全哥，你等一等，你一個人去了嗎？你不管我了嗎？（哭）

全哥（抱着她，也哭起來）啊，桂英，你教我怎麼辦呢？你教我怎麼辦呢？

（桂英母扶杖自屋內出，咳嗽的聲音，驚醒了這兩位青年人，於是他倆便迎上去扶）

她就坐。

桂母（坐定）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全哥兒，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不枉得我的女兒看上了你。現在你要到邯鄲去，你就得快去，不要耽擱。

全哥 是的，我一定照您老人家的意思做去！只是桂英……

桂英母（向女）桂英！跟全哥兒一道兒去！你們年輕人，前程遠大，老就在家裏幹甚麼？且現在兵荒馬亂地，鄉下不大太平，就是想躲在家裏也躲不住了。

桂英 媽，我怎麼能去呢？媽媽老了，總得要人扶持。

桂英母 孩子，我又怎麼捨得你？祇是，唉，我想留也留不住了。現在日本鬼子橫行霸道，到處糟踏女人。孩子，你的年紀，不大也不小了，做媽媽的每天替你擔憂，受怕，萬一有了差錯，教我做媽媽的怎麼對得起你死了的爸爸！現在倒不如狠一狠心，讓你們早些逃開，媽媽倒還放心些。好在全哥是個好孩子，也會不虧待你的。快去吧！爸爸會在地下保佑你們的。

桂英 不，那怎麼能夠呢？

全哥 伯母，您太好了，我們都不願意離開您老人家。

桂英 孩子們，不要說傻話了。媽媽活到六十多歲了，還怕甚麼！祇是你們一天不離開這兒，媽媽就一天不能放心！媽媽心裏很難過，你們既是孝順孩子，就應該聽媽媽的話。

桂英 媽！

全哥 (同時) 伯母！

(正在他們猶疑不決的時候，鄉紳賈二爺上。他身穿綢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胸前還懸掛着一把骨質的小鬍梳，一副銅框眼鏡，很低地掛在鼻梁上。他剛喝過酒，滿臉通紅，他的光臨，使在場的人爲之一怔。)

桂英 媽 哦，賈二爺，您又來了嗎？

賈二爺 是——是啊，我——我來看——看看你們的。

桂英母 嗚嚕，那真不敢當。桂英，搬個椅子讓賈二爺坐。

（桂英在跟前搬了一個椅子，放在賈二爺面前，賈坐下，望着桂英傻笑。）

桂英 （不耐煩）對不起，少陪了，我到隔壁趙大嫂那兒有點事兒。（返身欲走）

賈二爺 （挪住她的臂膀，不放她走）甚——甚麼趙大嫂！你——你的賈二爺來

來了，還——還——還能不陪陪嗎？

桂英 （掙脫）二爺，您老人家得放規矩點！

賈二爺 （追上去）甚——甚麼？老人家不老人家，你——你嫌我老——我老了嗎？不要

緊，我人老心不老，你媽媽已——已經答應了，你——你馬上就——就要做我的太

太了，嘻嘻嘻，我——我的太太！

（賈忘乎其形，張開兩臂去抱她，桂英逃到全哥的背後，賈追上去，撲了空，誤把全哥

抱住了。全哥迎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賈二爺 （大呼）啊這——這不得了！你——你是甚麼人？

全哥 你不用管！你趕快給我滾蛋！要不走我就揍死你這個王老八旦！

賈二爺 甚麼？你 你敢揍我！你——你知道我是誰？

全哥 （咬牙切齒）我知道你是個老漢奸！是日本鬼子的狗！（又是一腳踢上去）

桂英母 算了，全哥，讓他滾開好了，不要再惹禍了！

賈二爺 （從地上爬起來）好好好，你們好——好大胆！敢打我等一會兒，給點利

害你們瞧瞧！（他狼狽不堪而去）

全哥 （大喜鼓掌）他媽的，這老傢伙自己找來挨揍！

桂英 哈哈，這傢伙太不自量，今天總算吃虧了。

桂英母 （嘆息）你們別太高興，咱們已經闖下大禍了！

桂英 甚麼？我們還能怕了他？

桂英母 你們都是要走的人，自然可以不怕他。但是你們既然把他打了，罵了，他肯干休

嗎？回頭他一定會狗仗人勢，帶幾個鬼子兵來找麻煩的。

全哥 那怎麼辦呢？我們不能單瞧着你老人家受這些王八旦們的欺侮。伯母，您還是跟我們一道兒走吧！

桂英母 不必了。我活到六十多歲，吃苦受罪，也很夠了，我反正是快要入土的人，我還怕

甚麼？讓他們來吧！你們鬧出來的禍，就讓我這老老婆一人擔當了吧！

全哥 哎，伯母，那怎麼能夠您還是跟我們一道兒去吧！

桂英 她，您答應了吧！

桂英母 孩子們，放心好了，不要緊的，我可以到姨母家去躲一躲，再說，你們去的地方，也

是要拿命拚的，我老了，也不會有甚麼用處，反而礙手礙腳，何苦來呢？

桂英 (同時跪下) 媽媽，

全哥

伯母

好吧，我們去了，您老人家要當心！(哭泣)

桂英母 (哭泣) 孩子們，你們好好地去吧，我們總有再見的一天。

(近處聽着賈二爺的聲音)

賈二爺 對了，就——就在這兒，就在這兒，這次可——可——可——可——不能饒了他們！

桂英母 哎呀！不好了！他來了，你們趕快躲進屋裏去！

（桂英和全哥且驚且疑地走進屋前，剛準備推門進去的時候，賈二爺和兩個敵兵已經上場。敵兵甲見他們在準備逃走，急發槍一響，警戒他們。）

賈二爺 （指全哥）對，對，就是他！要造——造反的就就是他！

敵兵甲 （以槍對準全哥）你是壞人？你是共產黨？你要造反？快說！快說！

賈二爺 （迎上前去）老——老爺，您——您要當心，他身——身上有——有槍！  
（全哥怒形於色）

敵兵乙 他不是好人，把他打死了！

（敵兵甲開槍，擊中全哥，他掙扎半響，終為倒地。——上部倒在門內，下部倒在門外。  
桂英大驚而呼，但敵兵乙以槍對準她，不許她逃走。）

桂英母 （用盡全身力量，向前去爭論）賈二爺，老爺們，你們不能行兇，你們不能行兇！

敵兵乙 滾開！老婆子！（向她腹部狠狠地踢了一腳，桂英母隨即倒地死去。）

(『他媽的』觀衆叢中，人大罵起來。)

(桂英瘋狂般地撲到前面，伏屍大哭。)

桂英 媽！全哥！媽呀！

敵兵甲 好個女人很好，很好！

敵兵乙 很好，很好，我要這個女人！

敵兵甲 不行！女人是我的！

敵兵乙 八格牙魯！我要這個女人！

敵兵甲 八格牙魯！(他對準乙的太陽穴，狠狠打了一拳，乙隨即昏倒地上，不省人事。)

敵兵甲 來！支那女人到房子裏去！

賈二爺 (見大勢已去，力謀挽救，乃向敵兵甲連連作揖。)老——老爺您——您放——

放了她吧！她是我——我的太太！

敵兵甲 (迎面一個嘴巴)八格牙魯！支那人亡國奴！(賈二爺退立一旁，不敢說話。敵兵

上前去拉着桂英的一隻臂膀，就地拖着便走。

桂英（尖銳而淒厲的叫聲，救命啦！救命啦！救命啦！）

（但終於敵不過鬼子的力氣大，把她拖到門跟前了。）

（尖銳而淒厲的呼救聲，激動了剛纔在台下大罵着的那個青年觀衆的同情，他深深地被劇情所感動，深深地關懷着劇中女主人的命運，立意幫助她一臂之力，幫忙她解救這千鈞一髮的危機。他忘了自身的地位，不顧一切地跳進劇場，一拳打倒了漢奸賈二爺，更猛撲到敵兵甲的身上，奪下了他的槍，把他那到廣場的中央，然後毫不吝氣地拳打腳踢了一頓。）

（觀衆叢中，掌聲雷動。）

敵兵甲（被打得實在吃不消了，失聲而呼）救命啦！救命啦！救命啦！

（說明者登場，劇中演員連已經打死了的李全哥，敵兵乙，桂英母，統統爬了起來，大家面面相覷，莫知所措。）

青年 他媽的！你也知道喊救命！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繼續打下去）

說明者 先生！你打錯人了！

青年 甚麼？打錯人了？他明明是日本鬼子，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殺死我們的同胞，姦淫我

們的婦女！這種萬惡的東洋強盜，難道不應當揍死嗎？

說明者 對！應當的！但是先生，您弄錯了，他們不是日本人。

青年 甚麼？不是日本人？

說明者 他是我們××演劇隊演員，我們爲了喚起民衆，鼓動大家的愛國心，纔編了這

個劇本，纔讓他演這個角色的。

（青年將信將疑）

飾敵兵甲者 是劇本上要我這樣幹，我纔這樣幹的；我早說了，我不願意演這種反派角色。

說明者 不，你演得很好，要不然這位先生也不會弄假成真的。先生，您看，這的確是在演

戲。瞧，李全哥桂英的媽，還有這位日本鬼子（指敵兵乙），剛纔不都已經被打死了嗎？可是現在都活了。

（復活了三位，都顧青年而笑。）

桂英（用矯捷的身手，拿張紙走到敵兵甲面前，揩去他臉上兇惡的化裝，現出他的本來面目。）先生，您瞧，他的確是中國人啊。（又走到桂英母的面前，揩出了她面部的皺紋。）先生，您瞧，我的媽媽，原來也是一位年青的小姐哩。（又走到賈二爺面前，抓去了他的鬚鬚，揩乾了他的皺紋，脫去了他的瓜皮小帽。）先生，您瞧，這位演漢奸的他的愛國心腸，恐怕比誰都更熱烈哩！

（觀眾拍掌大笑，青年恍然大悟之後，現出非常偏僻的樣子。）

青年 這麼看來，我是打錯人了。（對飾敵兵甲者）先生，對不起得很，您能夠原諒我嗎？

飾敵兵甲者 我當然可以原諒你的。因為你愛國的熱心，因為對於日本鬼子的仇恨，所以戲看到悲慘的時候，忍不住便怒火中燒起來。這種仇恨，是你的仇恨，是我們的

仇恨，也是全中國四萬萬同胞共同的仇恨！先生，要是全中國的同胞，都能像您這樣的仇恨東洋鬼子，中國也就有救了。

青年 各位先生，今天我這種魯莽的舉動，幾乎惹成了一場大禍，也難怪看戲的各位先生，都要捧着肚子大笑了。但是，我不是瘋子，我沒有精神病，我也不是無緣無故纔這麼幹的。（要哭的樣子）我是東北人，我的家在吉林省的鄉下，我有一個愛人，和這位桂英小姐同樣地年青，同樣地活潑，同樣地美麗，她的媽媽，和剛纔戲裏面的那位老太太，同樣地慈祥，同樣地和愛她，把她的女兒許配給我，我們彼此相愛，誰也離不了誰。我滿以為我倆結婚以後，美滿快樂的日子，就在眼前。可是六年以前，日本鬼子打到了東三省，漢奸和鬼子們勾結起來，我們老百姓就倒霉了！他們說我和義勇軍有勾結，要抓去槍斃，我總算逃脫了，可是我的愛人，我的岳母，都被日本鬼子活活地糟踏死了！六年以來，我漂流到北平，漂流到濟南，漂流到南京，上海，現在這些地方統統被日本鬼子強佔去了。在這些地方，有無數的同胞被屠殺，無數的婦女被姦擄，我聽

到了很多，也看到了很多，每一回都使我回想到自己的親愛的人所遭受的命運，每一回都使我心痛得像刀子絞一樣！剛纔又看到貴劇團演的戲，這一對年年男女，哥哥和桂英的遭遇，和我們的遭遇太相像了！太相像了，戲從開演時候起，一直到後來，我的全身都在不住地戰抖啦！我怕得很！因此，戲一演到緊張的時候，我已經忘掉了是在做戲了。我好像親眼看到自己的愛人被人姦污，好像親耳聽到自己的愛人對我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先生！我怎麼能不去救她啊？我怎麼能不去救她啊？可是這樣一來，我就打錯人了，而且惹得看戲的位各先生哄堂大笑。我現在後悔自己的魯莽，我現在向各位演戲的先生和各位看戲的先生們求情，請你們原諒我啊！我現在心裏難過得很，我說不出甚麼話來。各位，你們能夠原諒我嗎？（泣下）

說明者 這位先生請不必難過，我想在這裏看戲的各位，一定都能原諒你的，至於我們演戲的同志們，對於你的遭遇，更是非常同情。我們中間，也有不少是流亡的孩子，李全、哥哥和桂英的悲哀，是你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悲哀，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們全中國青

年的悲哀！因此我們纔把這故事編成劇本，演給大家看，想激起大家的悲哀和憤怒，共同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在上演這齣戲的時候，竟然感動了這位先生，感動了在看戲的各位觀衆，這足見我們的工作，已經收到相當的效果，我們心裏非常高興，以後我們一定要更加努力，多多宣似日，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使演戲的人 and 看戲的人，大家打成一片，共同結團起來，赶走日本鬼子，保全我們的國家！

（台下 一片掌聲）

現在時間也不早了，戲也演完了，讓我們全體演員，合唱一個歌給大家聽聽，歌的名字，叫戲劇抗戰。

全體演員（合唱）

我們是青年的演劇隊員，

我們用戲劇從事宣傳；

舞台是我們的堡壘，

街頭是我們的營盤。

台上台下，

打成一片；

演員觀眾，

一致抗戰！

打倒日本強盜！

收復大好河山！

努力吧，

青年的演劇隊員，

前進吧，

青年的演劇隊員！

——幕落——

打 日 本  
(街頭兒童劇)

張季純

時 抗日戰爭興起以後，  
地 一個不曾陷落的區域。

人 桂英

虎兒

金寶

小牛

李二哥

東人

朝鮮人

日本人

(出演的地點用不着佈景。——不拘在舞台上，廣場上，街頭都可以。)

(一開頭桂英和虎兒從右邊走出來，虎兒正哭鬧得非常厲害，桂英又拖又推又推地，叫他往左邊去。)

桂 (拖虎兒) 走啊！走啊！虎兒！

虎 (抗拒) 我不！我不！

桂 你還要不！媽媽在家裏都拾掇好了，你還要不什麼？

虎 我要上學堂去，我不願意走！人家小牛金實他們，還不是都在學堂麼！他們走我也走，

他們不走我也不走。

桂 (轉剛爲柔) 好弟弟，聽姐姐的話，再不要胡鬧。我們不管他們，日本人一下子來了，

叫他們想跑也跑不掉。我們跟媽媽先到外婆家裏，再叫舅舅送我們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到了那裏就叫你上學堂念書去。

虎 (想了一會,堅決地回答) 我不。

桂 你不是頂愛聽外婆講老馬虎的故事嗎?你看,老馬虎來了!(用兩手的小指鉤住嘴角,兩個食指鉤住眼角,做出一副駭嚇小孩的面孔。口裏大聲喊出)「馬虎馬虎!我肚子餓了,要吃小虎兒的屁股!」

虎 (不受她的欺哄,把頭轉過一邊)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你那個屁馬虎!

桂 (碰了一鼻子灰,比一開頭更加嚴厲起來) 小孩子,不聽人的話!你說你要怎麼?

虎 我不愛聽那個屁馬虎的故事!我要聽先生給我講打日本!蘆溝橋殺鬼子;大戰平型關;還有在上海飛機炸日本兵船。

桂 還講呢?一天儘只管說東道西頂什麼事!日本快打過來了,你們先生有本事,能把它講走嗎?

虎 它來了我們就和它打!非把它打走不可!(挽起袖子,伸出兩個小拳頭來)

桂 我不和你胡扯。快,快給我回去!



(虎兒大聲嗚咽了一陣，直到桂英漸漸遠去之後才自動站起來不時向左邊張望，大約是看媽媽究竟拿了大棍來了沒有)

(右邊傳來兩個兒童的歌聲)

浪當地浪當地

小小日本真無理

浪當地浪當地

.....

(虎兒忙耐住眼淚，把身子轉向右邊來)

(金寶和小牛向右邊走過來)

金 虎兒虎兒，你哭什麼？

虎 (把身子轉過一邊，擦乾眼，又轉過來) 我：我沒有哭。

牛 (仔細考察了一下虎兒的面孔用手指着) 噢，不要騙人，這兒還有淚珠呢。(用食

（指向虎兒腮上一抹）瞧，這不是濕濕的麼？

金 虎兒！不准說謊話；告訴我，是誰惹你來着？

牛 說謊話不好是朋友！講出來講出來我們給你唱個歌；浪當地浪當地……

金 是誰惹你呀？先生給我們講，現在是統一戰線，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講吧，是誰惹了你？

牛 破壞統一戰線的是漢奸；漢奸就該槍斃。（忽然想到）喂，你見過槍斃漢奸沒有？（做

出舉槍描準的姿式）就是這樣，拍的一聲，把他槍斃了。

金 小牛，不要講那些；叫虎兒告咱們說呀。

虎 金寶哥是……是我桂英姐姐……

牛 唔！你姐姐是漢奸呀？我們去把她槍斃了！

虎 我不給你們說了。小牛，你說我桂英姐姐是漢奸，我可不願意。（反攻）你姐姐才是

漢奸呢！

牛 （對罵）你姐姐是漢奸！

虎 你姐姐，你姐姐，你姐姐！  
牛 你姐姐，你姐姐，你姐姐！

（小牛一步上前，揪住虎兒。雙方互相扭打起來。）

金 喂，你們怎末回事？不准打！（拉開他們）要這樣子我可不同你們玩了。

虎 是他先打我的！

牛 是他先罵我的！

虎 是他先罵的……他罵我桂英姐姐是漢奸！

金 你們不要噪，聽我把道理說給你們聽：

虎 好。

牛 好。

金 現在我們中國已經和平統一，不論是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應該互相幫助，互相和平；大家去把欺負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不許有中國人罵中國人的事，也不

虎 還有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事，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你們知道是什麼？

是漢奸。

牛 對，漢奸。

金 中國人罵中國人的，你們知道麼？

虎 不知道。

牛 不知道。

虎 想一想，等會吃了飯，到學堂問問先生，就知這了。

金 聽見先生講過……

牛 是什麼

虎 金寶哥，你告訴我，昨天我不是給過你一塊糖麼。

金 中國人罵中國人的，也是漢奸。

虎 (自語) 我沒有罵。

牛 (自語) 我也沒有罵

(虎兒和小牛偷偷地互相望着，兩隻眼睛不期而然地互遇在一起，同時透露出天真的微笑。)

虎 (到小牛跟前) 小牛，我沒有罵你吧

牛 我也沒有罵你，是不是？

金 對了，我們大家和和氣氣地，也不打也不罵，日本鬼子到要打我們這裏來，我們就一齊把它打出去！

牛 對。

虎 對。

牛 (突然想到) 金寶哥，他還沒有告我們說呢，剛才他在這兒哭。

虎 好好，我給你們說。是我媽媽同我桂英姐姐要上外婆家去，我……我不願意。

金 怎麼，你不願意上外婆家去？

虎 不是，她們說日本鬼快打過來了，到外婆家叫舅舅把我們送到老遠處去，我不願意。牛 唔，你媽媽同你姐姐不願意打日本嗎？

虎 她們害怕。她們說日本鬼子來了，燒我們的房子，殺我們中國人。

金 可是躲到別處，人家不會找上去嗎？走，我們給她們講理去，逃啦躲啦是不成的，非跟它們打不可！（想去）

牛 （阻止金寶）他還沒有說出來，爲什麼哭啊？

虎 我不願意去，我要跟你們在一起打日本。可是我桂英姐姐硬要把我拉回去，不叫我去找你們，我……我就哭了。

金 這是你媽媽跟你姐姐的不對。這時候中國人那兒還能不打日本！小牛，我們一塊上虎兒家去，給她們講一講。

牛 我們先把今天學的那個「打日本」歌教給虎兒，見了他媽媽他姐姐，我們也說也唱，她們就容易明白了。

金 好，我們兩個先來給他唱一遍。（做出指揮的姿勢）預備：一二三：

金牛 （合唱）浪當地，浪當地，

小小日本真無理：

浪當地浪當地，

殺我們同胞，

佔我們土地：

浪當浪當浪當地，

亡國奴不是人做的，

浪當浪當浪當地，

中華民族團結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浪浪浪浪浪當地，

浪浪浪浪當當地。

(他們剛唱完，忽地從右邊傳來一個人的聲音)

聲 好哇！再唱一個，小牛子！

虎 聽，誰來了？

(大家向右邊望過去，一位提着快槍的小夥子，從容地走來。)

牛 是李二哥。

李 再來一個呀。怎麼我一來就不唱了？

牛 你會唱的。你們自衛軍會唱好多好多歌。幹嗎還要我們給你唱？

金 我們要到他家(指虎兒)唱去，他媽媽他姐姐還不知道應該去打日本呢。

李 你們小孩子家敢打日本麼？

虎 敢。

金 敢。

金 敢。

虎 李二哥，你敢打日本麼？

李 我怎麼不敢，我拿的這枝快槍，就專爲打日本的。要是日本鬼子在老遠處，我就這樣（作舉槍瞄準式）拍拍幾槍，把鬼子們幹了。

牛 要是離近了呢？

李 我就這樣（作刺槍式）殺啊！殺啊！把鬼子們都刺死了。

虎 金寶哥，我們沒有快槍怎麼辦！

李 是呀！

金 （想了一下）不要緊！先生不是講過麼：我們人多，日本鬼子人少，只要我們大家心團團把鬼子圍起來，有什麼傢伙，就用什麼傢伙收拾它。

牛 我家有一杆長槍。

虎 我有一根大棍子。

金 我有一把刀。我們通通拿上，打鬼子去。

牛 李二哥！你拿上快槍，我拿上長槍，他們拿上刀子，棍子，我們一塊兒去好不好？

李 上那兒去呀？

牛 打日本啊。

李 不成。我是我們這個地方的自衛軍，每天要東邊瞧瞧，西邊望望，不能夠隨便離開這裏的小朋友。快都回家吃飯去吧。我還要到那邊看望一下，不要讓日本鬼子偷偷地來了。

(李二哥走往左邊去)

虎 金寶哥，你知道日本在什麼地方

牛 問這個做什麼？

虎 好去打它呀。

牛 (想了一會，向金寶) 是啊，日本鬼子在那兒呀？我先弄清楚，吃了飯就拿上傢伙

去。

金 先生不是講過麼？它已經進我們中國來了，東北啦，北平啦，南京啦，都給它們搶去了。我們就在我們這兒跟它們打，不讓它們搶佔我們這地方。

虎 你知道它是什麼樣子？金寶哥。

牛 我知道；是……是矮子，走路來呱達呱達地（學樣子）像一顆皮球一樣。

金 不是。日本人從前是矮子；現在聽說不怎麼矮了。

虎牛 （同時）啊？

金 現在它是個帝國主義。你們沒有看見洋畫上，畫的帝國主義嗎？一個兒高高的，又

胖又大；肚皮突出外邊；頸子跟腦袋一般粗；只能吃飯，不能做事！

牛 （回憶似的）唔，我想起來了。我一定照準那肚皮，給它一長槍。你們呢？

金 我拿刀殺了它。

虎 我拿大棍打它的屁股。

牛 好好就是這樣！就是這還！

金 我們還叫李二哥，拍通拍通打它幾槍！

牛 對對我們現在上虎兒家裏去吧。

虎 (催促) 走走，這就去。

(三人剛要轉身下去，忽地一聲又淒厲又兇惡的怪叫，使他們怔住了。)

金 聽！這是什麼聲音？

(三人顛兢兢地找尋着，果然發現了聲音的來源。)

(一個又肥又大的傀儡——日本帝國主義者，出現在遠處。那副猙獰的面目和兩

手撐在腰間的蠻橫樣子，的確是令人又害怕又憎惡。)(註二)

傀 哇！哇！……

牛虎 (同時驚叫) 哎呀！來了來了！

金 對。那就是日本鬼子——日本帝國主義！

牛 (長縮,想逃走) 哎呀!怕!

虎 (同小牛一樣) 金……金寶哥!我們快走!

僥 哇……哇……

金 (鎮定) 不要怕,我們不是要打日本嗎?現在鬼子來了,我們不能跑,我們要和他打!我們怎麼和他打呢?

金 它那樣肥,得像口豬一樣,走路都不能快快走,我們還怕打不過它嗎?現在我們就回去拿傢伙去,大家一齊動手,把它揍死!

虎 對,我們拿傢伙去,手裏頭有傢伙就不怕了。

牛 我們都回去,它不跑了麼?我想,叫虎兒在這裏看着,我這裏拿好不好?

虎 金寶哥,們先去拿,叫小牛在這兒看住它。

牛 我……我一個人害怕。

金 是的,它那麼大個兒,要大家動手才打得過的,李二哥不是有快槍嗎?我們先叫他來。

看住，我們趕緊拿傢伙去大家一塊兒打。

牛

對。

虎

對。

牛

(向左邊喊叫) 李二哥李二哥

虎

快來打日本鬼子啊!

金

快來啊李二哥!

(李二哥從左邊走來)

李

啊!鬼子來了?

金

(指傀儡) 那不是，只管向我們這兒來了麼。

李

好，等我來收拾它!

金

不，你先把它擋住，不要讓它進我們村裏去，我們回去拿上傢伙來，好把它打死了!

牛

是這樣的，李二哥，那麼大一個東西，一個人怕打不過它。

金 可是，我們大夥合起來去打，就容易得多了。

李 是是，我們合起來一定會揍死它。前幾次好些地方就是吃了那種虧：你打我不打，我打你不打，才叫它把好多地方給搶去，好多兄弟姐妹，大人小孩都給殺死了！（不禁悲痛起來。）

金 不要難過，李二哥！這下子我們就要算賬了。

李 是，你們快去。我來堵住它，決不讓進我們村子。

金 （催小牛虎兒）走，走！我們快去

（金寶、小牛兒虎從左邊下。）

（傀儡一面怪叫着，一面踉蹌地走向李二哥身邊來。）

（李二哥持槍阻止着它。——它往前他也往前，它往後它也往後，快槍偶爾碰着了

它，就怪叫着倒退一點；它轉身往東南西北找尋出路，他就繞着它加以防禦。）

（過了不久的時候，金寶拿着刀，虎兒槍着大棍，小牛拿着長槍從左邊上來。）

金 (低聲) 李二哥我們來了。

李 (低聲) 好，我們把它四面八方圍起來，叫它想跟前走也不能，想跟後退也不能。

金 (低聲) 對。(向小牛) 小牛，你到那一邊，拿長槍刺它。

(小牛到那邊去)

李 (低聲) 虎兒，你在這一邊，拿大棍打它。

(虎兒站好在這邊)

金 (低聲) 李二哥？

李 (低聲) 金寶，我在這面，你到那面，我朝它放一槍，大家就一齊下手。

金 (低聲) 好。

(金寶到那面去)

(李二哥在這面站好，舉槍瞄準傀儡)

李 (一面扳動槍機，一面高聲大喊) 拍通！

傀 (受傷般的怪叫) 噫……噫!

李、金、牛、虎 (一面大喊, 一面動手) 打鬼子! 打日本鬼子!

傀 噫……噫……

(傀儡想躲避, 但被四面圍得無路可走)

(四面的人又叫又打它雖然百般怪叫, 却終於漸漸地給打得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低到比個七八歲小孩還不如的樣子。(註二)

(傀儡越來越低, 但打的人却越打越起勁)

(忽地在傀儡的臭皮囊裏, 發出清晰的哀叫聲)

聲 哎呀! 哎呀!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大家停手)

牛 (奇怪) 哎呀! 它怎麼說起話來了?

虎 怎麼它跟我們說話一個樣子

金 李二哥這……這是怎麼回事

李 我也弄不清楚，怎麼說起話來了？

聲 哎呀！哎呀！救救人啊！

虎 聽見麼？它說救人！

牛 不成。它自己要來欺負我們，我們怎麼能救它！我看，李二哥，金寶哥，虎兒，我們還是把

它打死吧！（又打下去）

聲 （緊急地）哎呀！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李 （被哀求聲所感動）不要打了。讓我來瞧瞧到底是個什麼怪東西？

（金寶小牛虎兒都站過一邊，李二哥小心翼翼地用快槍挑去傀儡的外壳，三個穿日本軍裝的少年，出現在大家面前。一個是東北人，一個是朝鮮人，還有一個是日本人。）

李 他媽的，還是日本鬼子來打，打，打！

牛 (向金寶虎兒) 喂喂,是三個矮鬼三個日本矮鬼!

李 (向金寶虎兒小牛) 來,大家一齊動手!一二三:

東、朝 不是,不是;我們不是矮鬼!我們:我們……

東 我是關外的,我是東北人。

朝 我:我是鮮人。

李 怎麼,你兩個不是日本鬼子?

東 是的,自從「九一八」以後,我們就受着鬼子們的欺負。沒有一天不盼望我們中國軍隊打出關外去救救在那裏的弟兄們,姐妹們。誰知道不只沒有見到的軍隊打出去,我們自己却給鬼子逼進關裏來了。

虎 你不知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麼?

東 我沒有打,我沒有打我們中國人。我敢發誓!

金 那麼,你們幹嗎要穿上,這樣鬼子的衣服?

牛 你們爲什麼鬼子跟來欺壓我們！

朝 我們誰也不願意來中國打仗，是鬼子逼的沒有辦法！朝鮮自從給日本亡了以後，我家裏的土地產業，都給它們霸佔了。我爸爸向它們講道理，它們說他造反，就活活地打死了。後來，我靠着做點小買賣，養活我的老娘。誰知道它還不肯放手！又叫我穿起這身衣服，逼我到中國來。唉！我們做了亡國奴的人，真是有苦也說不得呀！

虎 這麼說，你們的死對頭，也是日本鬼子啊？

朝 是的。

東 是的。（向朝鮮人）我說，現在我們中國弟兄們，已經打起日本鬼子來了，我們把這身王八皮脫掉，一道去跟狗的去拚一下吧！

朝 對，我們大家一塊報仇去！

（東北人朝鮮人在極端憤慨的情緒下，自動把帽子衣服脫掉，踐踏在腳下，大家看着，非常感動）

(日本人呆立在一旁，又侷促又顫慄地不知怎樣才好。)

李 (向日本人) 你呢

金 他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講，一定是個日本人！(向小牛虎兒) 來，我們揍死他！

牛 對！

虎 對！

(他們三個人正舉起傢伙要打時，日本人却突然痛哭起來。)

日 (大聲哭) 嗚……嗚……

李 (叫他們把傢伙放下) 小朋友，且等一下，讓我問一問他。(把日本人拖在大家面

前) 喂，你是日本鬼子嗎？

日 (哭得更厲害) 嗚……嗚……嗚……

朝 他是日本人。他是好人。

李 (向東北人朝鮮人) 他不會說中國話吧？

東 他會說，他同我們講過話。他是個好人。

日 中國的弟兄們！我是日本人……

金、牛 （憤怒）日本人！

李 （制止他們兩個）不要作聲，要他講。

日 我是日本人，我是一個老百姓。我本來種地，每年打糧食吃飯；可是上邊的軍閥財閥天天要錢要稅，弄得老婆娃娃沒有飯吃。後來活命不成，我帶着老婆娃娃進東京工廠，吃飯做工。可是……可是，這個飯也不能吃了……（痛哭起來）

李 喂，怎麼說着說着又哭起來了？

東 說吧，說完了好叫大家明白明白呀。

日 上邊命令要我打仗，現在已經好幾月了，老婆娃娃沒有喫飯，活命不成。我不要中國來！不要打仗！（繼續痛哭）

李 （向東北人朝鮮人）他說的話，你們懂嗎？

朝 他說，他不願意來中國打仗。

東 他說，他們的軍閥財閥欺負他們，叫他來中國打仗，他的老婆娃娃沒有人養活，快要餓死了。

日 (點頭) 對，大大的對！

金 李二哥，我明白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只欺負我們中國人，朝鮮人，就連他們的老百姓，也一樣的受罪。它既然是我們中國朝鮮和日本老百姓們大家的敵人，我們不是應該連合起來，一同打它吧？

日 大大的對。大大的對！

李 小朋友！你們不是有個「打日本」歌麼？我們大家來唱唱吧！

金 好，大家來唱！大家來唱！

(大家站成一排正要唱時，桂英從左邊走來。)

桂 虎兒！虎兒！媽媽要走了，你把大棍拿出來幹什麼？

虎 我們把日本鬼子打死了！你看，這不是麼！（指地上的傀儡外殼）

桂 什麼，真的把它打死了？

金 （指地上）這不是麼，誰同你說假話！

李 對了，桂英姑娘！告訴你媽媽不要擔心着逃躲了。只要我們齊了心，不說一個日本鬼子，就是一百個一千個，也不愁叫它見閻王的。

虎 （指東北人朝鮮人日本人）姐姐！他是東北人，他是朝鮮人，他是日本的老百姓，我們大家都要去打日本！

大家 （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李 桂英姑娘！你不要看他們（指金寶虎兒小牛）幾個小孩子，剛才打這個狗東西，多虧了他們呢！

虎 姐姐！你也站到這兒來，我們唱了「打日本」，回頭大夥一同打日本去！

桂 （和大家站一起）好，我就站在這兒。

(金寶)領導大家唱起「打日本」來。過而復始地輪唱着，然後排了隊走成一個圓圈。

(李二哥把傀儡外壳挑在快槍上，金寶小牛虎兒也分別把日本軍帽軍衣，用刀槍挑起來。)

(大家趕起大步，唱着歌，挑着勝利品，從左邊下去。)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在延安)

附記 —

四月廿七日延安魯迅小學第一次公演本劇。

(註一)關於裝扮傀儡的問題，可以分為兩點來說明：第一是怎樣支撐它的內部，第二是怎樣完成它的外形。內部的支持共有三個人，可採用魯羅漢的法子，使兩人站起，另一人坐在他兩個的肩上；然後將預先做好的傀儡頭和傀儡的肩膀

架子，交給坐着的人執起來。外形方面先用兩幅大布單圍在站着的兩個人身上，作為傀儡的兩條腿。務須使布單垂在地上，以避免令人看出裏面的秘密。其次就是做一件寬大的上衣，披在肩膀架子上就成了。這件上衣假如能夠特製一件日本軍閥裝，當然是最好不過。可是要沒有這樣可能時，弄幾條有色線毯用也未嘗不可。先扭好兩條胳膊，再披上二條遮掩住前後的空隙，這不是活像我們芳鄰所穿的「和服」嗎。同樣地，傀儡的頭部如不便特製時，取一隻圓管子，用白布或白紙裏糊起來，再畫上一副猙獰的面目，也就可以對付過去了。還有一件重要的，就是肩膀架子必須縛紮結實。因為它不單有撐持頭部和上身的用處，而且在大家四面圍擊時，也可以用力擊打，不致傷着了裏面三個真正的人。

(註二) 如果有優越的經濟條件，關於傀儡上體的製作，除了仍舊要一個固定的頭部和肩膀架子外，整個的兩臂和腰部，可以用許多的環節聯絡起來，然後再把

衣服和環節連綴在一起，這樣對於漸縮漸低一層，就會收到極好的效果。假如沒有這樣設備，就只有靠內部三個人的努力了。不過也很簡單，就是站着的兩個人，先把坐在肩上的那个人慢慢放下來，於是再漸漸地蹲下去。

# 血洒晴空

尤 競

## 人物表：

——飛將軍閻海文——

陳秀芳——女學生，看護。

劉月蘭——女學生，看護。

閻海文——劉月蘭的愛人。

凌雲閣——空軍，閻海文的戰友。

羅剛——受傷的空軍戰士。

曹排長——受傷的戰士。

兵士

學生

第一幕

時：八—三

地：杭州

人：劉月蘭 陳秀芳 閻海文 凌雲閣

景：大學女生劉月蘭的寄寓，一間樓面，用具簡樸，佈置得相當美觀，一只無線電收音機和一個「吉他」安放在適當的地位上。

幕：劉月蘭，素樸而矯健的時代女郎，倚着窗，在熱心地看天空里的飛機。陳秀芳在桌邊看一幀照片。

陳 月蘭你這張照片送給我好不好？  
劉 不呵，再添印了送給你吧，這一張……

陳 這現成的一張爲什麼不送給我？

劉 唔，這張我已經答應送給一個朋友了。

陳 一個朋友呵，月蘭，你有了愛人了，是不是？

劉 (嬌羞地) 沒有。

(門外的電話鈴子響。)

聲 ……喂，喂，你要誰聽電話？……呵，你等一等！(大聲) 劉小姐，你的電話！

劉 請你問是那兒打來的？

聲 喂，你貴姓呵呵。(大聲) 劉小姐，就是常常打電話給你的閻先生。

陳 閻先生誰。

劉 等我去接了來再談吧。(走)

(陳秀芳把照片放好。)

劉 (在門外) ……哈囉，……呵，是我……怎麼樣……你在湖濱麼……什麼……划船？

不，我不出去……我來了一位朋友，是新從上海來的……什麼上海的情形……呵，你來了再談吧……照片呵，照片已經洗好了……好……好……再見（接完了笑，嘻嘻地進來）

陳（一直聽她說話的）是愛人打來的不是？

劉（笑）……

陳月蘭，怎麼不早告訴我？笑）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

劉你自己呢？

劉我有了愛人，決不像你一樣的，連老朋友也瞞着不告訴，月蘭，這位閻先生是怎麼樣的人？

劉你自己看吧，他此刻在湖濱，馬上就要來的。

陳嘿，你放了暑假既不回南通家里去，也不去上海，說是留在杭州讀暑期學校。原來在這兒偷偷摸摸的講戀愛了！

劉 喏，難道戀愛也要登報啓事麼？

陳 這位閻先生，是你們浙江大學的同學不是？

劉 你真討厭，老問不完……

陳 討厭什麼？人家說，一個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最喜歡談論戀愛問題的。

劉 好，我不跟談，給你看吧。（順手從桌上拿起一張紙來。）

陳 對了，還是把情書公開公開吧。

劉 你再說，我就不給你看！

陳 呵，給我看，給我看。（搶過那張紙來看，唸：）「給海文」……月蘭，這海文就是閻先生麼？

劉 他是這兒笕橋航空學校的教官，轟炸隊的隊長。

陳 呵，原來這位閻海文先生是一個飛將軍，怪不得你對於飛機這麼有興趣，好極了，我們的女詩人愛上了一位飛將軍，這才真是美麗的「羅漫斯」呢！

劉 你看下去就知道了，他可一點也不浪漫。

陳 (吟)

給海文：—

美麗的西子湖上，

晴空里，映着片片白雲。

劉 請你把「吉他」拿給我，我自己來背給你聽吧。

(陳秀芳給她「吉他」，自己看着詩。)

劉 (合着調子唱)

美麗的西子湖上，

晴空里，映着片片白雲。

你駕着銀灰色的教練機，

飛翔，飛翔着，

像矯捷的鶴鷹！

你英勇的戰士，海文！

飛呵，飛呵，

教練你的學生；

把殺敵的目標校準！

率領着戰鬥的隊伍，前進！

蘆溝橋畔響起了抵抗的炮聲；

黃浦江頭呵，

正捲湧着險惡的風雲；

全國上下在喊出發！

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

你英勇的戰士，海文！

時候，是時候了，

你將在民族抗敵戰爭中，

顯耀男兒的好身手，

完成你那保國的壯志雄心！

殺過長白山去，

那兒呵，是你懷念的

積雪如銀的峻嶺，

殺到鴨綠江濱

去憑吊故土祭奠你的祖塋。

（唱完，陳秀芳遙隔窗外，出神。）

秀芳你怎麼了？

陳 呵，我在想像一個熱烈的，沉鬱的東北人，我們的空軍將士，架着飛機，殺回老家去的

時候，他會是怎麼樣的情形……

劉 呵，那他一定是……

陳 他一定是怎麼樣？

劉 那一定是說不出的……

(打門聲)

劉 請進來！

(閻海文，空軍將士，推門入，他帶着洋酒和水果來的。)

劉 (熱情地) 呵，海文，你可來了，我們正在講着你呢。

閻 講着我什麼

劉 我來介紹：這位陳秀芳小姐，這位就是閻海文……

(他們相互爲禮)

閻 月蘭上海的事情知道了沒有？

劉 陳小姐是爲了送她母親回杭州來，昨天晚上離開上海的，她說上海的情勢緊張極了。

閻 豈止緊張，已經接觸了！

陳 什麼？已經開火了？

劉 什麼時候開火的？

閻 無線電的報告，你們沒有聽到麼？是上午九點五十分……

劉 噢，奇怪，我開了很久的無線電怎麼沒有聽到（連忙過去開來聽）

（沒有聲音）

閻 此刻沒有了，上午十點半的報告，說是「上午九點五十分的時候，敵人的陸戰隊七八十人，從北四川路日本小學裏闖出來，經過虬江路口的橫浜橋，用輕機關鎗向我駐軍掃射，他們打算越過淞滬鐵路，衝往寶山路去」的……

劉 衝過去了沒有？

閻 沒有，我們的駐軍和保安隊，立刻就還槍。雙方打了十來分鐘，敵人不支而退走了。

劉 秀芳，拿來，你輸給我。

陳 輸給你什麼？

劉 方才你不是說上海情勢雖然緊張，可是，一時決不會開火的嗎？現在……

陳 慢着，（問海文）後來呢？

閻 後來就「恢復了平靜狀態，雙方各守原防」……

陳 月蘭，這不算，我沒有輸！

劉 已經開火了，你輸了，快拿出來！

陳 不算，這不能算！

閻 你們吵的什麼？

劉 你聽我說，方才你沒有來之前，我們討論了上海的情形，秀芳說上海一時還不會打，

我說上海一定要打的，我們賭了五十塊錢的東道，現在……

閻 你輸了，陳小姐！

陳 我是情願輸的，我輸了中國就有救了，不過上海現在並沒有開仗呀！

劉 上午九點五十分不是已經開了火嗎？

陳 那也許又會像八月九日虹橋飛機場的事件一樣，用什麼外交方式解決的！

閻 今天會不會繼續衝突雖然還不知道，不過，這次是一定要爆發戰爭的了，因為在軍事上，不但有了準備，而且開到上海附近去的軍隊已經不少了！

劉 對了，他是軍人，軍人說的話應該比較靠得住的。

陳 不錯，閻先生是軍人，是空軍教官，飛行隊長，可是，我問你，你接到動員令了沒有？

閻 （相當窘）這，這倒沒有！

陳 這就好了，既是抗敵戰爭馬上就要爆發，那末作為抗敵戰爭中的重要部份的空軍，為什麼至今還沒有動員呢？這不是我沒有輸的最好的說明嗎？

劉 海文，你們空軍真的還沒有接到動員令麼？

閻 沒有。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們就打了請纓殺敵的電報，可是至今還……

陳 抗戰是早一天好一天，要是上個月就開始的話，至少北平和天津不會和瀋陽一樣  
的！

閻 唔（感傷地）不管怎麼樣，我是決心了。

劉 你決心怎麼樣？

閻 這次要是再不抵抗，再不發動抗敵戰爭，我決心脫離這兒，航空教官不幹了，飛行隊  
長也不當了。

陳 閻先生打算……

閻 陳小姐，你知道，我不能忘了我是遼寧人，東北人……記得九一八發生後，我們許多  
同學聚在一起商量着，他們決定去當義勇軍，我呢，決定到關裏來，當時我對他們說，  
我要到關裏去，這並不是怕死，爲了民族與大眾的自由，我情願願雙手捧出我的  
生命！我們分頭努力吧！我相信，一年，不用不到一年，一定能夠回來收復東北的！可是，

陳小姐，至今已經六年了，上個禮拜，平津失陷之前，我還接到東北的朋友來信，責難我他們說：「爲什麼要不回東北來，東北正需要你呢！」現在，天津，北平都已經變成瀋陽，東北不是更需要我了麼？所以，這次要是再不發動全面抗戰，我一定辭職不幹了！

陳 閻先生！你別悲觀，別失望，只消每一個民衆，每一個軍人，都下了和閻先生一樣的決心，那末抗戰一定要爆發的！月蘭，願我輸，我請客。

劉 不，我請客，我是主人。

閻 我已經帶了酒和水果來啦。

劉 海文，你們空軍，是禁止喝酒的，怎麼你今天……

閻 今天上午聽見了上海開火的消息，我們大夥兒高興得什麼似的，大家去買了酒來，打算慶祝一番的！那裏知道又……（倒入杯中）

劉 好，現在我們來歡迎陳小姐吧。

閻 (倒了三杯) 歡迎陳小姐!

陳 不敢當! 不敢當! (去扭開無線電機)

劉 海文, 你吃水菓吧, 不要喝酒!

閻 不, 我要喝點酒, 解解煩悶。呵, 不爲了歡迎陳小姐, 我少微喝點吧!

(三人舉杯)

(無線電收音機發聲)……緊急報告! 上海戰爭爆發……

(三人停杯相顧)

聲 ……緊急報告, 上海戰爭爆發!

閻 呀!……(急忙放下杯子, 去撥無線電機)

聲 (流暢而洪亮地)……今天下午四點鐘, (閻急看錶) 日軍一大隊, 進犯我八字橋和

江灣路陣地, 用鋼砲向我方轟擊, 我方駐軍立即抵抗, 同時寶興路, 天通庵路等處, 亦

發生接觸戰線甚長, 雙方各用大砲轟擊, 聲震全上海……

閻 月蘭，陳小姐聽見了，沒有我們中華民族有救了！

陳 好，我真的輸了，閻先生，喝酒，預祝我們的抗敵戰爭勝利！

閻 (高舉酒杯) 民族解放萬歲！

劉 萬歲！

陳 萬萬歲！

(三人同飲盡)

聲 (無線電機)……敵軍用燒夷彈轟擊，開北大火，許多房屋在燃燒中。江灣方面，我軍

奮勇衝鋒，敵軍潰退，我軍佔領八字橋。

閻 好！佔領八字橋，勝利了！我們旗開得勝了！

劉 自然，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陳 月蘭，在這抗戰中間，你打算做些什麼？

閻 陳小姐，你呢？

劉 秀芳，你瞧他興奮到這樣了！

凌 小姐們，你們還不知道，是做夢也忘不了「爲民族和大衆的自由而努力」練習飛行技術的。

閻 雲閣，你就得了吧，別提了。

凌 說說怕什麼呢？

劉 你們到底談的什麼呀！

凌 在我們航空學校，和航空隊裏，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個故事，被傳作美談的。有一次，一個同學聽見他在夢中，背起白天里教官指導的飛行術來了：「橫滾轉，BanselRoll，

……推機頭，增加速度，拉方向舵，把升降舵按下去……再用反動作……」什麼什麼的背了一大套……要不是跟他同屋子睡的人叫醒了，他，也許會飛下床來的。

陳 閻先生做夢也忘不了敵人，我們的民族真有救了。

閻 陳小姐，日本帝國主義給我的私仇公憤，恨深怨，實在太太那個了，這真是所謂生  
死不忘的仇恨了！

劉 (表演地) 私仇公憤，生死不忘的深怨，讓偉大的炮火來清算吧！

陳 瞧，我們的女詩人，又做起詩來了！

凌 女詩人，請你說說看，假使我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那時候……

閻 老凌，什麼假使，不用說假使，一定是我們勝利的！

凌 那末，大家來想想看，我們勝利之後，將是怎麼樣的情形……

閻 那時候，我們，嘿，那還了得！

劉 秀芳我真想像不出，那時候，我們該多麼快樂，我們該怎樣來慶祝我們的勝利，表示  
我們的歡欣。

陳 我們狂歡，我們跳舞，我們開最盛大的祝捷大會，歡迎我們的戰士，我們的飛將軍，凱  
旋歸來！

陳 我是學看護的，自然是加入救護隊去看護我們的受了傷的民族英雄！  
閻 月蘭，你呢？

劉 我決定跟秀芳一同去當看護。

陳 好的，那末，我們講定了。

閻 好，講定了。

(打門聲)

劉 請進來！

(凌雲、閻匆匆入)

劉 呵，凌先生，(介紹)這位是陳小姐……

閻 老凌，知道麼，上海開火了，而且，我們旗開得勝，佔領了八字橋！

凌 知道，全知道了，我特地來通知你的。

閻 通知我什麼？

凌 我們空軍動員令下來了！

衆 呵，是麼？

閻 好，雲閣，我們的凌雲壯志，我們的殺敵雄心，天可以如如願了！

凌 總隊長的命令：「今晚集合，明朝出發！」

陳 好極了，兩位飛將軍，明天老百姓看見天空裏有我們自己的飛機的時候，會高興得

發狂，流眼淚的！記得一二八那時候，只看見貼着紅膏藥的敵人的飛機，四處轟炸，這

一次……

凌 小姐們，我們一定不辜負老百姓的期望，我們知道我們的存在，是這五六年來，全國

同胞節衣縮食的成果，我們國家千辛萬苦建設起來的一點空軍，老百姓把我們看

得比我們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我們還能不努力，能讓老百姓失望麼？

閻 （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爲……爲了民族和大衆的自由，我情情願願地雙手捧出我的

生命！

凌 好，海文，我們……

（窗外報販聲）

聲 ……號外，看號外，上海發生戰爭，東洋兵放火燒閘北……我軍大勝利……

聲 ……號外，賣號外的，快快，兩張！（鬧成一片）

陳 月蘭，我到姑母家去看看母親，就來同你一道準備到上海去……

劉 好的，我還得預備預備東西呢。

凌 我也回家去料理點事情，海文，我先走了。

閻 好，我一會兒就回去歸隊。

（陳秀芳，凌雲閣二人各握手作別，劉與閻送他們到門口。）

（劉順手開了燈，二人相顧）

（沈默一會兒）

閻 蘭，你真的要跟陳小姐一同到上海去當看護麼？

劉 是的，怎麼樣？

閻 唔，當看護……

劉 怎麼樣？海文，你不贊成我去當看護麼？

閻 呵，不，這還有不贊成的！

劉 你明天早上出發，我能不能來送你

閻 不必了，蘭妹，你那張照片……

劉 呵，你不提起，我倒忘了……這兒……（找出照片來）

閻 （接過照片）蘭妹，我把他帶在身邊，就好像你親自送我一樣了。（收起照片）

劉 你既是我帶在身邊，希望你在轟炸敵人的時候，每次代我多扔幾個炸彈，那末，我不能跟你一樣去殺敵的遺憾，也可以由你而補平了。

閻 是的，我一定把目標投得格外準確，蘭妹，你知道，作戰時候的目標準不準，不僅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認識問題，所以，我們的武器雖然不如敵人，可是效果一定

會超過敵人的，因為我們的政治醒覺是敵人沒有的！

劉 你把照片給我，讓我寫這首詩寫在這上面。

閻 對了。（還給她照片，她坐下來寫。）蘭妹，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讀你的詩了。

劉 不，海文，等到我們勝利了，你回來了，你會看到我寫的一千首、一萬首歌頌你的勝利，

歌頌我們民族的自由解放的詩，那時候……

閻 但願是這樣，不過，蘭妹，敵人處心積慮要滅亡我們全中國已經有四十多年了，我們是向敵人清算四十年來的血債，最後的勝利，需要最大的犧牲去兌換，最多的努力去爭取的，我們每一個戰士，每一個國民，都應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劉 海文，（倒酒）我祝你勝利！

閻 祝我們民族解放戰爭勝利（取「吉他」來彈）

劉 （唱）

飲吧！

請飲盡

我們這離別的酒樽。

今晚呵，請記住

這西子湖濱，

這黃昏燈影，

這悲壯的餞行。

明天呵，明天，

你是——

萬里鵬程，

完成你那

壯志凌雲

殺敵的雄心！

閣

(唱)

飲吧!

◎ 你也飲盡

我們這離別的酒樽。

今晚呵，請記住：

八—三這個時候——

我們不再忍辱含羞!

要清算卅年來的舊恨新仇!

明天呵，明天，

我們——

我們勇往直前，

沒有回頭!

在祝捷大會中

我們再雙雙地歸來，

雙雙地痛飲黃龍酒！

（鐘聲。）

（火車汽笛聲）

閻（看手錶）蘭妹，我走了！

劉（把照片和寫着詩的那張紙給他）

閻（接過來，折疊了放在航空帽的夾袋內，戴帽）蘭妹，再見！

劉 再見！

（兩人擁抱接吻。）

（閻匆匆走。）

（劉月蘭由興奮到感傷地伏在桌上）

## 第二幕

人：劉月蘭 陳秀芳 羅剛 曹排長 閻海文 兵士 醫生

時：「八一三」後

地：上海某傷兵醫院

景：醫院內較僻靜的一個屋子，有洋台，窗外樹梢上，有遠的屋頂，高的天空。  
幕：遠遠的炮聲中幕開。

空軍戰士羅剛穿着睡衣，躺在一張藤椅上。臉上貼有橡皮膏。

陳秀芳熟練地把溫度表揚着光看了看，在病況表上紀錄了，開始把羅剛的脈，看着自己腕上的表。

另室傳來悲壯的呼聲，兩人頓聽。

聲……  
……不行，醫生，你們不能弄掉我這隻手……我還要留着去打敵人的，我這隻

手……

聲……同志，你平靜一點……

聲……我少了一隻手，怎麼還能去打敵人呢？不行，我……

聲……

（陳秀芳把完了脈，紀錄。）

羅 陳小姐，那位同志的手，非鋸掉不成麼？

陳 他中了敵人的達姆彈，所以……

羅 什麼？敵人竟施用達姆彈了！這些強盜，真正向全人類挑戰了！

陳 所以說，我們的抗戰，是爲了中華民族的生存，也是爲了全世界的和平，全人類的幸福呢！從上海戰爭發生以來，他們遭受我們堅強的抵抗，天天打敗仗，這幾天，毒氣和達姆彈，全多施用出來了！

（劉月蘭入。）

劉 秀芳，張醫生要你到手術室去幫忙，這里……

陳 這里好了，請你收拾一下吧。（把病况表掛到床頭，帶溫度表等走。）

（劉月蘭收拾病室內用具。）

羅 劉小姐你問過了主任醫生了沒有？

劉 呵，問過了。

羅 他怎麼說？我幾時可以出院了？

劉 主任醫生說，你還得休養一個禮拜，才可以出院呢。

羅 我的傷不是好了麼，幹麼還要一個禮拜呢？

劉 你這臉上……

羅 （摸貼橡皮膏處）這點兒皮膚傷算得了什麼，我的腿完全好了！不是有許多傷兵同

志沒有全好的，又回到前線去了麼？我……

劉 羅同志，你是空軍呀，大家說空軍是我們中國的寶貝，傷沒有完全好，是不能隨便出

院的，所以……

羅 嘿！劉小姐，你就別取笑我了吧，說起來真叫我慚愧死了！第一天作戰，就闖下了滔天大禍，第二天進醫院來了，躺到現在，天天聽砲聲，看戰報，心上多難受！我盼望馬上就出去，再……

劉 羅同志，這樣急于要出院，是不是因為我們看護得不週到，所以……

羅 那裏話，這兒的醫生跟你們幾位看護小姐，對我可真好極了！我覺得受之有愧呢！尤其是你和陳小姐……

劉 陳小姐她很行，我是不懂得看護的……

羅 呵，劉小姐，這幾天又寫了詩沒有？聽陳小姐說，您在大學里是讀文科的女詩人呢！

劉 羅同志，才是偉大的詩人呢！

羅 哈哈，我是老粗，只知道架飛機，扔炸彈，那兒能寫詩呢！

劉 你這英勇的鬥爭，就是最偉大的詩了，記得是抗戰發生的第二天，八月十四日，羅同

志當你在上海天空里投下第一個炸彈的時候，不但是全上海，全中國的老百姓發了狂，簡直是驚動了全世界了！

羅 劉小姐，提起了那天的事，我就難受，真是我的罪惡，兩個炸彈落在大世界竟死傷了四五百個同胞！唔，這罪惡，得等我出發去，炸毀了敵人的出雲艦或司令部，才能補償呢！

劉 誤落在大世界的炸彈，是不得已的事情。

羅 說起來也只怪我們當時太興奮了，明知道敵人的司令旗艦出雲號上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在對着我們的飛機射擊了，可是我們還一連扔下三個炸彈下去！

劉 真是扔得好極了！有一個炸彈只距離出雲艦五十碼，外國報紙上多說這應該得獎牌呢！

羅 也就在我們投這三個炸彈的時候，飛得太低了，機身中了敵人的高射砲彈，我腿上也受了傷，當時拚命想飛到龍華飛機場去的，可是經過大世界的上面，炸彈架子壞

了，兩個炸彈掉下來，闖了這樣可怕的亂子！真對不住，死傷的同胞們！

劉 你別難受，老百姓誰也不怪怨你的，只是因此更加怨恨敵人，因為……

羅 劉小姐，我這次回到隊裏去之後，一定得大大地炸個痛快。此刻敵人轟炸了我們南火車站和北新涇的婦女孩子，轟炸了松江的難民車，轟吧，總有一天，我們會飛到東京和大阪去回敬他們的！

劉 快了，羅同志，一個禮拜之後，就能完成你的志願了！

羅 不，一個禮拜太久了。劉小姐你聽：（空中飛機聲）這又是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飛了！（聲漸大）唉！我簡直等不及了！

聲 ……老羅，什麼事呀……

（一個輕傷兵走過來。）

羅 曹排長，坐坐去。

曹 你好！

羅 謝謝，方才前線下來的弟兄們，有新消息帶來麼，聽說敵人用達姆彈了。

曹 是呀！方才又是從八字橋那面下來的一批。嘿！劉小姐，八字橋這三個字，真是用鮮血寫成的呢！

劉 是的，八字橋是這次敵人首先攻擊的目標。

曹 我們對八字橋的爭奪戰，已經進進出出的八九次了！我們第八連是八月十四日晚  
上衝的八字橋，一連人只下來四分之一，今天下來的是第六次衝鋒的第二連……

羅 這地方怎麼就這樣難打？

曹 這地方可並不出奇，利害的是敵人的心計。那橋的南邊有一處日本坟山，平時看上  
就那麼幾行矮樅樹，幾座石坟和石碑，太平淡無奇了。可是一到戰爭發生，這平淡無  
奇的坟山，就變成極好的現代化的陣地了。

羅 他們就把石碑石坟和樅樹當做工事了不是？

曹 是呀，我們的弟兄，一次、兩次、三次地爬往那兒去，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等到爬到坟

山的半中間，敵人的機關槍和小鋼炮可一齊掃射過來——我們的弟兄們就犧牲在那兒了！

劉 那幹嗎不先把坡和樹都一古腦兒的轟個精光呢？

曹 怎麼沒有轟過？可是大砲轟，手榴彈炸，都只能破壞他一小部份，整個的坡山，就像他媽的鐵鑄的一樣！

羅 那邊，也有我們的幾處墳山跟公墓麼？要是也同樣的可以當做作戰的工事用，可多好！

曹 嘿！別說我們的坡山跟公墓不能當工事用了，你瞧，這麼許多中學大學的校舍，市政府，圖書館，博物院，這些宮殿式的建築，魚市場的大碼頭和大倉庫，花費了那麼許多錢建築的東西，在這次戰爭中間除了給敵人以利便之外，有一絲一毫的用處沒有？

羅 浪費，真是沒有理由的浪費！

劉 可是有人還說：這是我們民族的和平美德的象徵呢！

羅 劉小姐，不是我們下級人員事後來隨便地批評政府，其實過去負責國防建設的人，

此刻是應該誠心地接受這批評的，我們過去許多建設不用說，就是「一二八」以後的建設也實在太不國防了。瞧，敵人在虹口的一所小學，一個俱樂部，都可以做軍用要地用，致于那座司令部呢，更不用說了，那是有名的堡壘。反過來說，假使我們的虬江碼頭魚市場是一個臨江的砲壘，市政府圖書館博物院是三座偉大的碉堡，加上散佈在吳淞江灣和真茹南翔之間的各大中小學的校舍多是堅固的陣地的話，那末我們的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防第一綫！

曹 唔，此刻大家該覺悟到離開了國防意義而談建設，根本就是浪費的裝飾！

劉 諸位該記得，在抗戰之前，連國防這二個字都不許提的。別說實際的國防建設了，在筆頭上寫寫國防文學作品的人，也被……

羅 戰爭真偉大，在這次戰爭裏，中國一切的優點和弱點，多曝露出來了。北方戰事的洩氣，是政治問題，抗戰的得不到民衆的援助，只見漢奸的活動，這是民衆運動問題。

曹 提起漢奸，真叫人也氣得死的，那簡直比敵軍還可殺，劉小姐，羅同志，這次抗戰要不是弟兄們人人有了政治的覺悟，人人肯拚死，那末，在這漢奸有組織的活動中間，那危險可真是不堪設想呀！

劉 是呀！這次，弟兄們的英勇，熱烈真是可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就是方才到的這批受傷勇士中間，那個叫周漢臣的事情，簡直是一篇神話！

羅 怎麼樣？

劉 曹排長跟方才送傷兵來的人談過的，請曹排長說吧。

曹 那個周漢臣，是第×連一等兵，他受了重傷餓了三天三夜，不但活着給救到這醫院里來，而且在被救之前，還一直在敵人的後方，襲擊着敵人呢！

羅 這是怎麼回事？

曹 五天之前，一連人還到方才我們談的日本坟山那邊去，被敵人猛烈的砲火打退了下來，那時候，這個周漢臣受了重傷暈倒在石碑邊上了，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

的腿斷了，痛的不能活動。可是四週圍沒有一個人只聽着前面有雙方的槍聲，他知道糟了，被留在敵人的後方了，就帶着槍爬到坎邊樅樹後面去躲着，他只想在斷氣之前再打死幾個敵人，可是敵人沒有來，他就在痛苦和飢餓中間昏了過去，又醒過來又昏過去，後來是又一陣衝鋒號震動了，他嘔吐了一點樅樹葉子上的露水又復活了，他看見敵人在前面爬，就鼓着勇氣攔槍，打死好幾個敵兵之後，我們的弟兄正衝過來，發現了他，才把他救回來，一問起來，已經是隔了三天了！

羅

居然沒有死？

曹

沒有。

劉

方才張醫生給他打了強心針，說不要緊，可以有救的。

羅

這真是奇蹟！

這是我們民族的偉大的史詩，記得蘇聯有一本小說描寫一個革命戰爭中的英雄，簡直是轟動了全世界了，小說叫做「夏伯陽」，我們這次抗戰中間，真不知已經有

多少個夏伯陽呢！

羅 希望你劉小姐多把他們寫了下來。

曹 對了，聽說劉小姐是一位文學家，女詩人！

劉 曹排長，別取笑了。

（隣室有傷兵叫）

（劉月蘭傾聽）

聲 ……小姐，劉小姐……

劉 哦，來了。（急下）

羅 老曹，你怎麼知道劉小姐是女詩人呢？你讀到過她的詩嗎？

曹 怎麼不知道，而且我還知道這位戰地之花劉小姐是我們飛將軍的意中人呢！哈哈，

哈！……（拍羅肩）跟你這樣親熱……

羅 別瞎說，他是對每一個傷兵都這麼很親熱的。

曹 她不是編了一支歌送給你麼？

羅 編了歌，送給我？沒有的事。

曹 我背給你聽，好不好？有一次，我走過她們看護休息室，聽見她一個人在里面唱：

美麗 的西子湖上，

晴空 里，映着片片白雲

你駕 着銀灰色的飛機，

飛翔， 飛翔着，

像嬌 捷的鴿！

哈哈，這不是編給你的麼？

真的？

曹 我騙你幹嗎？下面還有呢：什麼「英勇的戰士，飛呀，飛呀」的……可惜我忘了

羅

(劉月蘭捧一杯藥水上)。

劉 曹同志可別忘了喝藥水的時候，藥水已給你倒在那邊了。

曹 呵，我就去。(走)劉小姐，什麼時候請唱個歌給我們聽呀！

劉 (一方面放下東西)不，我唱不好歌。

曹 那麼寫一首詩……

劉 (有點莫明其妙)嗯……

羅 曹排長喝藥水去吧！

曹 好，我們一會兒再談！(做個鬼臉下)

劉 羅同志，你也請喝吧，

(劉月蘭走)。

羅 劉小姐！

劉 (立住)

羅 劉小姐！(欲言又止)

劉 羅同志你

羅 我很感激你，劉小姐，你這麼熱心！

劉 那裏，比起羅同志來，我們算得什麼！我真慚愧，不能拿起槍桿上前線去殺敵人，更不能像你一樣駕着飛機，在晴空

羅 (去握她的手) 劉小姐……

劉 羅同志……

聲 ……月蘭，月蘭……

羅 呵！……(急喝藥水)

劉 秀芳，幹麼呀？

陳 (上) 你有一封信。

劉 什麼信？

陳 你猜猜看，你那位閻海文寄來的，該是什麼信？

（劉月蘭急搶走）

羅 你說，是閻海文？

陳 是的，羅同志認識他麼？你們是同……

羅 怎麼不認識？他這人勇敢極了！

陳 他是隊長不是？

羅 是的，陳小姐你怎麼知道？

陳 我認識他的，劉小姐還是他的未婚妻呢。

羅 （起立）呵，（大為失望）原來這樣，這真巧，巧極了！

陳 （對他的如此表情，有點納罕。）怎麼樣？

羅 呵，我說他們倆個倒是一對極理想的伴侶！

陳 對了一個女詩人和一位飛將軍的戀愛，真可以說是美麗的羅曼斯了！

羅 陳小姐，你呢

陳 羅同志，你聽……（大砲聲，飛機聲，炸彈聲……）這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時侯呀！

羅 呵，想不到，陳小姐也是一位女詩人，失敬，失敬了！

陳 哈哈，我可不敢當！（收拾藥杯下）

羅 （脫下睡衣在室內走動，停，聽砲聲大有所感地。）  
（劉月蘭入）

劉 羅同志，藥喝過了麼。

羅 劉小姐，方才抱歉得很？

劉 你是說……

羅 請原諒我的冒昧！

劉 呵，沒有什麼！

羅 閻海文隊長怎麼說，他很好麼？

劉 信上沒有說什麼，這還是五天前寄來的，只是說他很興奮，已經飛到上海來轟炸過

五次敵人了，而且，每次都是完成了任務安然回去的……

羅 呵，他已經五次勝利了，這真是……

劉 他信上說正在計劃轟炸虹口的敵軍司令部呢。

羅 比起他來，我真該羞死了……

劉 ……

羅 劉小姐，我慚愧得很，進醫院來，你待我這樣溫情，體貼，我在感謝之餘，就，就讓我坦白的對你說明吧，我私心地愛了你，可是……

劉 羅同志，我也是愛你的，我像愛海文一樣地愛你！

羅 不，劉小姐，我那裏配跟他比呢！（自語地）他是那麼偉大，那麼英勇，我第一天作戰，就受了這倒霉的傷，來躺在病院的床上！（感傷的流淚水了）

劉 不，這是極名譽的傷！（安慰地輕聲唱）

勇士！

你這是極名譽的創傷，

最光榮的掛彩，

爲了轟炸出雲艦，

爲了保衛大上海

勇士！

是你第一個英勇地

投下中國飛機的第一彈，

告訴了敵人

詔示了全世界，

拿破崙的字典里沒有「難」！

中國軍人的字典里沒有「怕」！

（醫士上。）

醫 劉小姐，快把羅同志的床整理一下……

劉 是。

醫 羅同志，對不住，手術室裏新到了一位重傷的弟兄，沒有床位，先在你這床上睡一下，

回頭再給你安排地方……

羅 沒有關係，我反正已經好了。

（劉月蘭整理床。）

醫 回頭就添加一張床在這房間里，巧得很，新到的這位重傷的，也是一位空軍呢！

劉 （極注意聽）……

羅 空軍

醫 是的，一位飛將軍，傷勢很重……

劉 (急下)

(陳秀芳捧醫生用具上)

陳 (哀戚地)……月蘭(放下用具)

劉 怎麼樣?

陳 月蘭……你……

劉 ……

(兩院役抬一人上)

劉 (一見驚呼)呀!

醫 劉小姐!你怎麼了?

劉 海文! (哭)

羅 呀!是海文!

(海文被放在病床上)

陳 月蘭，你……（拭淚）

醫 （不懂）……

陳 金醫生，這位是劉小姐的未婚夫，閻海文同志！

劉 （擁上去）海文！

醫 （勸劉）劉小姐，他傷勢很重，你不能，你不可以……

劉 醫生，要緊麼？他要緊麼？

醫 唔，方才打了強心針……（看）唔，此刻……

羅 （前去）閻隊長，我是羅剛！

閻 ……羅同志，你怎麼在這兒……？

劉 海文！

閻 呀……？蘭妹，你……

劉 （哭）

閻 蘭妹，不要傷心，此刻能看到你，夠我意外的滿足了，因為我已經是……

陳 呀，昏過去了！

劉 海文！

羅 隊長！

醫 你們不可以同他說話，他必須安靜！

劉 醫生，快救救他，他昏過去了！

醫 唔，流血過多，打了強心針，此刻還是……

劉 醫生，你快想法子，救救他呀！

醫 那還用說，對於抗戰將士，對於民族英雄，我們是應該運用一切可能來救護的。更何

况他是一位空軍……

劉 那麼，請你快點想法子吧！

醫 他流血過多，應該先給他接血，可是……

劉 金醫生，我願意把我的血接給他！

醫 (看她) 你的身體不能算強，他要接的血須要相當的多，恐怕……

劉 不，只消他能夠好，我願意把我所有的血全接給他！

醫 方才在手術室內，他的血已經抽了送到實驗室里去化驗了，你的血也需要先抽出

點來化驗一下，看是不昉同型的……

劉 那麼快去！

醫 陳小姐，你在這兒好好地招呼一下。羅同志，你少跟他說話，最好讓他睡……

……

(陳羅點頭)

(劉隨醫生下)

(陳拉下窗幔，去整理床)

閻 ……陳小姐，月蘭呢！

陳 她有事情去了,你好好睡一回兒吧?

閻 ……唔,月蘭呢?

陳 她去驗血去了,因為你流血過多,醫生要把她的血輸送給你的。

閻 噢,不必了,他的血,應該留着去為我們國家民族流的!

陳 閻同志,你已經為我們民族,流了最光榮的血了,所以,不但是月蘭,我們誰都願意把自己的血接給你的!

閻 ……我已經用不着了!

(一個手部經過包扎的傷兵,抱閻海文的航空服裝及帽子上。)

兵 這是閻隊長!

羅 你是……

兵 我是八十七師的,為了救這位閻隊長受的傷,方才跟他一同來醫院的……

羅 他是怎麼受傷的,從飛機上掉下來的?

兵 今天朝晨天剛亮的時候，我們在陣地上看見我們的三架飛機，品字形的從西面飛來轟炸虹口的敵軍司令部！

羅 轟炸成了沒有？

兵 我們的三架飛機在虹口上空飛了三四分鍾，就投下了五六個炸彈，敵軍司令部一帶地方，馬上就冒黑烟，燒了起來……

羅 閻隊長，你已經完成了這大任務了麼？

閻 沒有，羅同志，炸燬敵軍司令部這個大任務，只能希望你和許多同志來完成了！

羅 是的，這一件艱鉅的工作！

閻 ……我因爲一方面指示轟炸敵軍司令部的目標，一方面和驅逐我們的六架路機在空中作戰，左側受了三處機關槍傷，我就憑一隻右手運用機件，想飛回去的，那裏知道機件也壞了，我往下一看已經飛到我們自己的陣地裏了，連忙用飛行傘落下來，可是西風很大，偏偏把我吹落在敵人的陣地裏！

陳  
唉！

兵 我們看見他用飛行傘降落下來的時候，就從戰壕裏跳了出來，跑上去迎接他，那裏知道，他被風吹到敵人的陣地裏去了，接着就聽見一陣槍聲……

羅 是敵人射擊你不是？

閻 不是，我擊射敵人的。

陳 射擊敵人……

閻 敵人一看見我降落在他們陣地裏，就高興得什麼似的，圍上來，想活捉我了，你想我閻海文能活着讓敵人俘擄了去麼？我想也好，既是降落在敵人的陣地裏，就不用再想活了，可是我得把我的死來換取更多的代價，我就拔出我身上的自衛手槍來。  
（作拔槍狀手痛）啊呀！

陳 閻同志，你痛，你……（去扶他）

閻 （在陳的支持下，支持起身來）……我一連打八槍，把跑過來俘虜我的敵人全打

死了，我就，羅剛，我爲了不願意活着做俘虜，把自己最後的一顆子彈打進了自己的胸膛！跌倒

陳  
（驚呼）啊！

兵 正在那時候，我們衝到了敵人的陣地裏，看見他倒在血泊裏了，我們解決了第二批包圍上來的敵人，把他救了過來，看了這符號，（指航空裝）才知道他就是閻海文隊長！

羅 海文！你做了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了，你叫我慚愧死了，（上前握他掛着的手驚呼）呀！

陳 （看）不好了！月蘭……金醫生……

醫 （在門外）怎麼了？

（劉與醫生入）

陳 ……閻同志，不好了！

劉 金醫生，快，快接血吧！捲起袖子來伸出臂膊！

醫 （準備輸血針）唔……

太遲了，他已經死了！

劉 啊……海文！仆倒上去！海文（哭）

（兵，陳及醫生低頭。）

（羅剛把闊海文的飛行衣穿起來。）

（遠遠地砲彈聲炸彈聲。）

（兵拭淚出。）

劉 ……死得這樣快，來不及接我的血，連一句話也……

陳 他說要你把你的血留着去為我們國家和民族流，他……

羅 （穿好了飛行服裝）他還說把他沒有完成的任務交給我！

醫 羅同志，你幹嗎穿這……

羅 我要去完成閻同志沒有完成的任務！

醫 不，你還沒有到出院的時候，你不能……

羅 (對屍體敬禮) 閻隊長，你安息吧！(和劉月蘭握手) 劉小姐，再見了！(戴飛行帽，帽內

落出一張照片和稿紙來，拾看) 劉小姐，這是你的照片！(匆匆出)

醫 不能，你還不能出院！陳小姐，你去追他歸來！

(陳追出)

(醫生隨下)

劉 (看照片，拾起地上的詩稿，出神，伏倒屍體上去，沉默唱)

你忘了麼？

海文，

那西子湖濱，

那黃昏燈影，

我們同飲

那別離的酒杯，

我會祝你，

說你萬里鵬程，

完成你那

壯志凌雲

殺敵的雄心！

你說：

在全國祝捷大會中，

我們雙雙地歸來，

雙雙地痛飲……（泣不成聲）

（中國飛機聲大作）



Andante 4/4  
降D調

# 給海文

陳田鶴作曲  
尤兢作歌

(琴聲)

【月蘭唱】

10555 10555 | 103050 i0 | 300 3 5. 1 3 6 |  
美麗的西子

5 - 1 3̣̣̣ | 3 0 0 3 5 6. 5 6 i | 5 - - 0 |  
湖 上晴空 裏 映着片片白 雲，

0 0 3 5. 5 5 5 5 | 6. 6 6 5 3 0 5 | 3 2 1 5 6 i 6 - - |  
你駕着銀灰色的 教練機飛翔，飛 翔着像矯捷的鴉

5 0 0 0 | 5 5 3 5 i i | 2-5 0 | 6.5 6.5 6.5 6.5 |  
鷹， 你英勇的戰士 海文， 飛呵，飛呵，教練你的

5-3 0 3 | 6 6. 6 6 6 | i - 7 6 3 6 | i i i i i |  
學生 把 殺敵的目標 校 準 率領着 戰鬥的隊伍

2 - 3 0 3 | 3 3 4 4 4 4 4 | 4 4 4 | 5 - 5 0 5 |  
前 進！ 蘆 溝橋響起了 抵抗的 炮 聲，黃

5 5 6 6 6 7 7 7 | i - i 0 | i i i i i 2 2 2 2 2 2 |  
浦江捲湧着險惡的 風 雲， 全國上下在喊出 發動



$\dot{3}\dot{3}\dot{3}\dot{3}\dot{3}\dot{4}$  4 |  $\dot{5} - \dot{5} 0$  |  $\overset{\frown}{\dot{5}\dot{5}\dot{3}\dot{5}} 1 1$  2-5 0 |  
 $\dot{3}\dot{3}\dot{3}\dot{3}\dot{3}$  4 |  $5 - 5 0$  |  
 民族解放的神 聖 戰 爭 你英勇的戰士 海文，

$6\dot{5}\dot{5}$   $\dot{5}\dot{5}\dot{6}\dot{5}\dot{5}\dot{6}\dot{5}\dot{5}$  |  $\dot{5}\dot{1}\dot{3}\dot{3}\dot{3}$  0  $\dot{3}\dot{3}$  |  
 時候，是時候了，你將在全民族 抗敵戰爭中， 顯耀

$6\dot{6}\dot{6}\dot{6}\dot{6}$  |  $\dot{1}$   $\overset{\frown}{7\dot{6}\dot{3}\dot{6}}$  |  $\dot{1}\dot{1}\dot{1}\dot{1}\dot{1}$  |  $\dot{2} - \dot{3}$  |  
 男兒的大好 身 手，完成你 保國的壯志 雄 心，

$0\dot{0}\dot{3}\dot{5}\dot{1}\dot{3},\dot{6}$  |  $5 - \dot{1}\dot{3},\dot{3}$  |  $\dot{1}\dot{0}\dot{3}\dot{5}\dot{6}\dot{5}\dot{6}\dot{1}$  |  
 殺過 長白 山 去 那兒 呵，是你懷 念的

$5 - \overset{\frown}{5\dot{6}\dot{5}\dot{2}}$  |  $3 - 3 0 1$  |  $3\dot{6}\dot{1}\dot{4}\dot{3}\dot{6}\dot{1}\dot{1}\dot{1}$  |  
 積 雪如銀的 峻 嶺 殺 到 鴨綠江濱去憑弔

$\dot{3}$   $\dot{3}\dot{0}\dot{3}\dot{5}$  |  $\overset{\frown}{6.5}$   $\dot{6}\dot{1}\dot{2}$  — |  $\dot{1} - - 0$  ||  
 故 土，祭奠 你的 祖……… 塋！

Andante 4/4 離別歌 陳田鶴作曲 尤兢作歌  
 升C小調 (琴聲) (月蘭唱)

6 0 3 3 3 6 0 3 3 3 | 6 0 1 0 3 0 6 0 | 1 0 0 1 - |

6 0 6 7 | 6 3.3 | 3 4 3 2 6 - | 6 0 3.3 3.4 3 2 |

吧，請飲盡我們這離別的酒樽，今晚呵請記住

6. 5 5 5 | 4.3 3 3 | 3 . 7 6 5 - | 3 0 0 5 5 |

西子湖濱 黃昏燈彩 這悲壯的錢行，明天

5 0 0 6 5 0 0 3 2 | 3 5 5 6.5 6.5 | 3.5 1 . 1 2.1 |

啊，明天你是萬里鵬程完成你那壯志凌雲殺

2.5 6 - | 5 - 0 5. 5 | 5 0 0 6 5 0 0 3 2 |

敵的雄心，明天啊明天，你

1. 3 5 5 6. 5 6. 5 | 3 5 1 1 2.1 | 2. 2 3 - |

萬里鵬程完成你那壯志凌雲殺……敵的雄

(閤唱)

1 - - - - | 1 0 3 - | 1 0 1 2 3. 1 5 5 |

心! 飲吧 你也飲盡我們

5 6 5 4 3 - | 3 0 5.5 5 6 5 4 | 3 3 3 3 2 4 3 |

這離別的酒樽，今晚呵，請記住八一三這個時候，

$\widehat{3\ 3}$   $\underline{3\ 3}$   $\underline{3\ 2}$   $\underline{4\ 3}$  | .  $\underline{4.\ 4}$   $\underline{4\ 3}$   $\underline{4\ 3}$   $\underline{5\ 4}$   
 八 一三 這 個 時 候, 我 們 不 再 忍 辱 含 羞,

$\underline{6\ 6}$   $\underline{6\ 6}$   $\underline{5\ 6}$   $\underline{5\ 7}$   $\underline{6}$  |  $\dot{1}$   $\underline{7\ 0}$   $\underline{5.\ 5}$  |  $\underline{5\ 0\ 0\ 6}$   $\underline{5\ 0\ 0\ 3}$   $\underline{2}$   
 要 清 算 卅 年 來 的 舊 恨 新 仇 明 天 呵 明 天 我 們

$\underline{1.\ 3}$   $\underline{5\ 5}$   $\underline{6.\ 5}$   $\underline{6.\ 5}$  |  $\underline{3.\ 5}$   $\dot{1}$   $\dot{2}$   $\dot{1}$  |  $\dot{2}$   $\underline{5\ 6}$  —  
 勇 往 直 前 沒 有 回 頭, 勇 往 直 前 沒 有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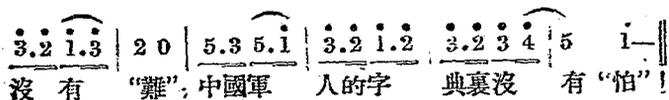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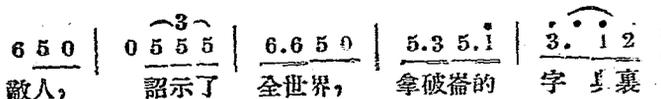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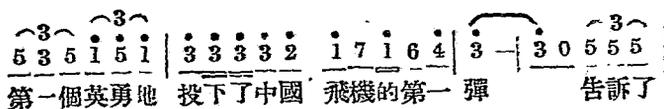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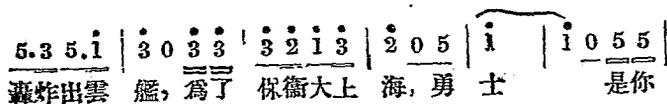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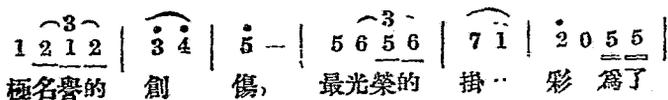
$5\ 0\ \underline{5.\ 4}$  |  $\underline{3.\ 2}$   $\underline{3.\ 4}$   $\underline{3\ 0\ 0\ 1\ 7}$  |  $\underline{6\ 1}$   $\underline{3\ 3}$   $\underline{4\ 3}$   $\underline{4\ 3}$   
 頭, 在 祝 捷 大 會 中 我 們 雙 雙 歸 來, 雙 雙 歸 來

$\underline{1.\ 3}$   $\underline{6\ 6}$   $\widehat{7.\ 6}$  |  $\widehat{7}$  —  $\dot{1}$  |  $6$  — —  $0$  ||  
 雙 雙 痛 飲 黃... 龍... 酒!

Allegretto 2 / 4 這是極名譽的傷 陳田鶴作曲  
降 B 調 尤 就作歌

(引子)

[月蘭唱]



升C小調 4/4  
Andante

終 曲

陳田鶴作曲  
尤 兢作歌

$\dot{6}$   $0$   $\dot{3}$   $\dot{3}$   $\dot{3}$   $\dot{6}$   $0$   $\dot{3}$   $\dot{3}$   $\dot{3}$  |  $\dot{6}$   $0$   $\dot{1}$   $0$   $\dot{3}$   $0$   $\dot{6}$   $0$  |  $1$   $0$   $0$   $\dot{1}$  — |  
海

$6$   $0$   $0$   $0$  |  $0$   $0$   $0$   $0$  |  $0$   $0$   $\overset{3}{\frown}$ 你忘了嗎  $0$   $0$   $6$  |  $6.5$   $5$   $5$  |  
文， 那 西子湖濱，

$4.$   $\dot{3}$   $\dot{3}$   $\dot{3}$  |  $\dot{3}$   $\dot{1}$   $\overset{3}{\frown}$  $7$   $\overset{3}{\frown}$  $6$   $5.5$   $\overset{3}{\frown}$  $6$   $5$   $4$  |  $3$  —  $3$   $0$   $5.$   $5$  |  
黃昏燈影， 我們同 飲那離別的 酒 樽，我曾

$\overset{3}{\frown}$  $5.6$   $5$   $0$   $0$   $3$   $2$  |  $1.3$   $5$   $5$   $6.5$   $6.5$  |  $3.5$   $\dot{1}$   $\dot{1}$   $\overset{3}{\frown}$  $2.1$  |  
祝 你， 祝你 萬里鵬程，完成你那 壯志凌雲殺

$\dot{2}$   $5$   $6$  — |  $5$   $0$  你 說  $0$   $5.$   $4$  |  $3.2$   $3.4$   $3$   $0$   $0$   $\dot{1}$   $7$  |  
敵的雄 心， 在 祝捷大會中， 我們

$6$   $1$   $3$   $3$   $5.3$   $4$   $3$  |  $1.3$   $6$   $6$   $\overset{3}{\frown}$  $7.6$  |  $7$  —  $\dot{1}$  :  $6$  — —  $0$  ||  
雙雙歸來雙雙歸來 雙雙痛飲黃... (泣不成聲) .....

# 時代劇選

這是搜集全中國著名前進戲劇作家的一部集體的優秀劇選讀本。代時劇選一部勝過看十次話劇因爲這裏的每個劇本都是適合抗戰意義的而且也非常通俗不論在前方或在後方到處都可以上演凡是愛好戲劇的和抗戰線上的宣傳戰士都應該人手一冊

## 第一集(已出版)

內容有：

丁玲的：重逢 陳謂的：太陽旗下 凌鶴的：夜之歌 宋之的：上前線去 田漢的：最後的勝利

## 第二集(已出版)

內容有：

塞克的：爭取最後的勝利 保羅的：奪回廣武衛 左明的：王八蛋才逃 夏野士的：守住我們的家鄉 集體創作的：站在崗位上 隼鷹的：抗戰建國紀念日 錢莖的：抗戰一周年

## 第三集(已出版)

內容有：

阿元的：爲國旗而犧牲 黑丁·曾克的：游擊隊的母親 士心的：饒別 夏衍的：贖罪 歐陽山的：敵人

---

**第五集**  
(不日出版)

每冊實價四角——上海時代劇社出版

---

時代劇社編  
時代劇選  
第四集

1938, 12, 20.

初版

1—3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浙江福建江西安徽  
新書報社  
和義路九十六號

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四角正

82  
640422

6  
\$0.40